

武俠長篇小說

江漢俠蹤

鄭證因著



技擊長篇小說

江漢俠踪

鄭證因著

續集

華英書局印行

版 出 月 二 十 年 七 十 三 國 民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江 漢 俠 踪

實 價 金 圓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 作 者 鄭 證 因

發 行 人 張 璵

發 行 所 上 海 廣 藝 書 局

上海山東中路A128弄208室

經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上海福州路廣藝書局

三七九弄二號

特 約 經 銷 處

星嘉坡明咕連街星洲文化服務社  
南 京 教 數 營 大 陸 書 局

技擊長篇小說

# 江漢俠踪續集目次

鄭證因著

- 
- |     |               |    |
|-----|---------------|----|
| 第一章 | 醉東風陣上見英雄…………… | 一  |
| 第二章 | 車飛虎縱火燒漁場…………… | 一四 |
| 第三章 | 圖報復夜犯潛江縣…………… | 三〇 |
| 第四章 | 見題詩驚倒車縣令…………… | 四四 |
| 第五章 | 白教師指名索兇犯…………… | 五七 |
| 第六章 | 老英雄調解結全書…………… | 六三 |

技藝長  
篇小說  
江漢俠踪

著者保留影劇攝演權

鄭證因著  
吳志學修

第一章 醉東風陣上見英雄

當時跳過來的這個傢伙，不由也帶着十分怒氣，兩手托棍向那在場的醉東風一指，接着喊道：「你這夕陽峪上的拔刀助陣之輩聽真！當年在那伏牛山行者坡前，和我家一幫生死弟兄，「豎桅擺舵」成立了聚義堂的第二位「舵主」爺，金頭牛蓋進，就是你家祖宗我，你這夕陽峪上的小輩，竟敢來到這沙陽鎮上，幫着老狗卞振遠爲非作歹，還敢向我們潯江縣上的爺們，直眉豎眼的報字號，裝人物，一方口裏口外又直喊是久走江湖，慣結綠林的人，難道說，你耳朵裏，就沒有我孟二太爺的名字不成？方才你趁着我家賢弟翔雲鼠，一個大意失招，讓你得手遞上了一刀，竟敢稱爲江湖綠林道上的好漢，英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分晝夜春秋四季，全是在刀槍林裏，以鐵血討生活，拿着性命打道路的人，誰贏誰輸那都算不了

什麼大事！今天在這條漢江水面兒上，咱們全是各爲朋友的事，講義氣，血性，才出來拔刀助陣，你一招之得，何能這樣的張狂！賣弄！現在沒別的，先由你家孟二太爺過來，接你幾招，萬一你若戰敗了你家孟二太爺，那算你小子交了好運，從此之後，你便可橫行無忌，在這條漢江的上下游，千八百里之內，你家孟二太爺是永遠也不出頭露面了！」這金頭牛孟進，一些話交待清楚之後，一瞪雙目，兇光四射，手裏托着那條鐵棍，業已擺出了嵩山少林棍中的門戶「黑龍探海」的姿勢，靜等着醉東風和他進招。

當時下那醉東風一聽這個長的混頭混腦的金頭牛，說出來這套言語，反倒使一個醉東風爲之大吃一驚，因爲在外表上看來，這個粗愚賊腥賊氣的東西，也絕不會說出來這樣一套有秩有序的話，故此在醉東風聽完了之後，反倒爲之驚疑不止，故此那醉東風略一遲疑，然後也開口向那金頭牛孟進說道：「好！想不到你這賊頭賊腦的東西，還能知道一些江湖綠林道上的情理，你小子既然說過，雙方全是爲了朋友的事，像我們在刀槍林裏出生入死的好漢們，就不能把生死二字放在了眼內，你小子雖是言之有理，但你也當仔細弄清了是與非，雙方究竟是誰對誰不對，水上的沙陽鎮，可絕沒有跑到你們潛江縣城裏頭找碴兒去，現在擺在眼前的

事實，可是白亮武率領着多數官家的兵丁，帶着個自朋友，來到了這漢江水面，小小的沙陽鎮上來，不問青紅皂白，硬說是我那好友，卞振遠前天在水面兒上欺壓了他的門徒車家二位弟兄！那白亮武聽了一面之辭，趕來就叫罵交手，要給他門徒車家弟兄，報復前天水面兒上的仇恨，現在話又說回來，像我們在武林之中的人們，也別管是身落江湖，或是踏入了綠林，全爲嚴守「三殺六戒」先人留下的鐵一般的信念，你不當不問是非，仗着一身血氣之勇，和私人的義憤，而不守先人成規，爲了交給一兩個朋友，就向我們大多數的江湖人，來結「樑子」，在江湖綠林道上，雖然有句成言，「交一殺百！」但你也得看清了是非和敵友，現在你家二爺話可全說明白啦，聽不聽在你，不過你若是非找死不可，那也沒什麼，最多也是你家二爺擦擦刀上血！」這醉東風一套軟硬裏外勁兒的話，一氣說完了之後，仍然用眼盯着那金頭牛孟進，當時下那金頭牛孟進，將一遲疑兩手托着他那條鐵棍，可是沒動手。這時在潛江縣的來人們的羣衆之中，有一位綽號叫飛雲虎王威的，因爲和金頭牛全是常年伏牛山「折桅倒舵」之後流竄下來的賊人，「是親三分向」，一看情形不好，怕是他們過去的那位心實意直的夥伴兒，被人家在剪子口兒上給說服了，不能動手，故此，便一揚頭，高聲的喊道：

「孟家賢弟！少和來人說話，兩下裏各爲了個人的朋友，這可不是講理的事兒，你趕快舉起鐵棍，往那小子老老實實的抬手吧！快些！」一個沒有主意的金頭牛孟進，聽見潛江縣那邊有人兒叫他快動手，他才明白過來滋味，嘴裏說：「對！對！」說着話，金頭牛孟進，便一揮手中棍，用了個嵩山少林寺「梅花棍」的招術「老僧撥雲」棍走上盤，由右往左橫着帶着風聲，可就直奔醉東風的左臉打來。

等那醉東風一看，一個傻傢伙，一言被人提醒，業已和他動手，故此也決定要和來人。在手底下見見輸贏！因此也一擺手中刀，眼看棍臨就近，他一低頭，躲過了一招，接着腳底下往前一划，右手刀「巧定天南」是「二儀刀」中的一手兒，可就順着孟進的鑽鐵棍遞過來，直向孟進胸前華蓋穴扎來，當時的話，可別看孟進有些稷氣，可是手底下不凡，他能把一條四五十斤的鐵棍，舞弄的輕快機巧異常，孟進一棍打空，因爲根本就是虛招，故此翻手也快，左右兩手握著鐵棍中間，在懷裏交叉的一換手，當時那條鐵棍可就左右兩頭一翻，「悟空戲魔」的招術，孟進的鐵棍可就閉住了身子的前面兒，醉東風的刀急忙撤回，怕這萬一被鐵棍找上可就全完了，醉東風祇能使用小巧的招術，和孟進交手，等醉東風一看孟進將一條鐵棍使



用的異常輕巧玄妙，不由的也因此倒吸了一口涼氣，心說：別看這個傻小子，還真有一手不凡的功夫，看起來我醉東風也不能大意，等孟進把那條大鐵棍又一頓，使了個「金童托瓶」橫着帶有風聲，向醉東風右肩頭打過來的時候，醉東風略一踢腰躲過了一招之後，醉東風手裏的刀可就施展開了「兩儀刀」上的工夫，一刀緊似一刀，一招快似一招，反守爲攻，巴巴，巴巴，巴！刪，砍，劈，剝，崩，扎，窩，挑，刀隨聲進，人隨刀轉，一口刀上下翻飛，這一來可就是一個孟進給打的祇有招架而還不上手來，時間一長，週身見了汗，嘴裏也發了喘，手裏的棍就漸漸慢下去，身形也不如將一交手時候那樣靈活了！後來孟進使了個「行者戲水」，手裏棍由下往上翻過來，直向醉東風下盤連挑帶打的遞過來，醉東風左腿一使勁，「鶴立鵝羣」，右腿在空中一翻，由裏往外踢過去，在躲過那條棍的同時，右手刀已經順手遞過去，「白鶴亮翅」直向孟進左肩頭砍去，當時的孟進一個躲閃不及，祇聽「吧！」的一聲，就在他左肩頭上給挑了一刀，衣裳一破，鮮血立刻流出來，孟進一看自己失招掛彩受傷，雖然仍想掙扎，繼續交手，但是醉東風業已脚尖兒一點地，縱出了圈外，將刀往左手一交，高聲喊道：「行啦！朋友見好就收吧！」孟進當時業已有些眼紅，已顧不得武林中的規矩

，既然戰敗就當退下去，可是他偏二番一托鐵棍，腳下一墊步，又縱過來追着醉東風交手。

當時在那潛江縣的來人羣中的白亮武，看得非常清楚，不由心頭火起，再也壓不住惱怒，遂趁孟進二番追過去的機會，他才高聲一喊，向他率領的來人說道：「大家好友賓朋們！咱們一齊上前，和這羣無禮之輩拚了罷！」當時的話，真是「說時遲，那時快」，隨他一同來到了的官兵們，一個個全都應聲，由船上「噲！噲！噲！噲！」的跳下岸來，一個個手托刀槍，齊聲吶喊，說：「殺！殺！殺！殺！」由打一條江邊上，漸次向沙陽鎮上來人趕過來，爲首的那幾位，除去了受輕傷的翔雲鼠，仍是一口單刀，同樣受傷的孟進，手裏一條鐵棍，飛雲虎王威一條大槍之外，另有白亮武的一把大砍刀，和六七個在江湖道上，尙沒有報出「萬兒」來的白亮武門前弟子們，也全都亮出傢伙，「乎拉」一聲，身先士卒的全在前面喊着，身後緊緊跟隨的，就是一路同來的那二百口子左右的官兵，他們雖然沒有什麼真實功夫藝業，但是這些個官兵的加威助勢，可給潛江縣那邊添了不少威風。

以當時的情形來說，沙陽鎮上的聲勢，可就有些見拙，不過若按真實武功來說，當然是沙陽鎮這邊兒當先，何況尙有戈致業一條「十二節梭骨鋼鞭」在內。

當時的話，那條漢江水岸，可就一陣大亂，雙方上下衆人合起來，一共也是二三百口子，按說：僅沙陽鎮上的伙計們，就有百十來口子，殺聲震耳，刀響槍鳴，呼號吶喊亂成了一片，在這羣亂殺亂砍，拚命爭鬪裏，血和肉的衝突，真是連半點人性也顯不出來了！最初雙方將一交手的當兒，本是單對單，一個打一個，尙可勉強的抑制本性，等那白亮武一口喊出來羣殺亂鬥，衆人一齊亮傢伙，喊聲既衆，跟着野性也就全發揮出來了，不過，真敢上前獨擋一面，見血見肉憑着手底下真功實藝，和敵人見個上下高低，真在假亡的，還是祇有幾個少數有功夫的人，潛江縣上隨同白亮武來的官兵們，多是擺刀舞槍，祇能大聲喊叫，添聲助勢，那裏真敢過於上前，至於沙陽鎮漁農兩場上的夥計們，雖是比較官兵們強勝一些，在手下也高明一點兒，然而因爲有由各處邀請來的各方「舵主」們在前，一些當夥計的，雖不像官兵們那樣胆小，只喊不往上闖，可是也沒有立刻奔過來的，故此雙方雖是一場喊聲震耳，仍是方才雙方的那幾位有些真正有功夫的人們當先，互相一亮傢伙，交起手來。

在這一場錯綜交雜的較量之中，當時潛江縣上的白亮武，他一口大砍刀，便和沙陽鎮上的千里煙波盧子明的一口單刀打在了一起，受了傷的翔雲鼠，手裏一口單刀，和夕陽峪上來助

陣人醉東風柳南塘打在一處，金頭牛孟進咬着牙，忘着左膀上傷痕的疼痛，和沙陽鎮上的坐地「舵主」西海黑龍卞振遠的一對虎頭雙鉤打在一起，飛雲虎王威一抖手中大槍，七八寸長的槍描子，在空中突突一顫，現出來一圈兒五六個大槍花兒，說起來隨同潛江縣上白亮武，一同來到沙陽鎮上來，幫凶助惡的飛雲虎王威，他那條大槍來，也是受過名人的真傳實授，他是本着河南孫家「七十二路梅花槍」的招術，在江湖綠林道上才打出來飛雲虎，三個字的響「萬兒」來，在武林之中，凡是仗大槍的主兒，全多是先在大桿子上下過功夫，故此那飛雲虎王威他能把一條大槍，抖出來五六個槍花兒來，當時在那漢水江邊兒上，和他那條大槍打在一處的，便是雙柳灣來到沙陽鎮上助陣的，「舵主」小銀龍王伯彥。

當天也太巧了，因為小銀龍王伯彥也是一條花槍，按說：花槍雖比大槍略為短些，但是手法招術相差不多，何況小銀龍王伯彥，又是當年以一條花槍在長江上下游，成了名的老英雄，洞庭王馬恆的親傳實授，當年老英雄馬恆，在洗手江湖，退歸故里，洞庭湖畔之後，便將一手兒「八八六十四招八卦槍」的招術，完全傳授給了小銀龍王伯彥，當天的話，江邊上一龍一虎，又全姓王，長短兩條槍，可就打在一處。

等到了車家弟兄之一的車飛虎，看着沙陽鎮上還有戈致業，手裏倒提「十二節梭骨鞭」，兇眉厲目的看着，眼前雖然尙沒有對手，不過，早已在水面兒上，吓破了胆的車飛虎，他那裏敢過來真和戈致業動手，但是車飛虎，可不敢當着師傅白亮武，和多少官兵們面前，現出沒胆量的樣子來，故此他鬼聰明一動，兩支眼珠兒一轉，可就決定了打法，他是一聲大喊，聲音顯着特別的高，爲的是給潛江縣上衆家人等聽聽，好全知道他在動手了，這禍事頭的車飛虎，一擺手中刀，直奔沙陽鎮上幾個夥計頭目之中，殺將過來！可是這雙方一片亂喊亂打之中，可巧就把一個戈致業給閑下來，找不着對手，戈致業眼前官兵雖多，不過戈致業當年臨離開他那恩師的時候，他那恩師也曾再三囑咐過，叫他此後到了江湖以上，祇許行俠仗義，恩怨分明，千萬不可與官家作對，錯非絕對知道某一個官府，他真是個貪官污吏，對百姓有莫大的害處，至於你手下所學就的武功藝業，更不可輕易就傷害了任何什麼人的性命，祇許你自衛自保，當時那戈致業也曾跪在了他那恩師面前，發過了誓愿，說：弟子今後到江湖以上，諸所行動，一定照着恩師吩咐作去，決定不能違背了師命！故此等戈致業回到了漢江沙陽鎮以後，在下扳遠漁場上當了伙計，也沒有露出了他手底下的功夫，等到了潛江縣

衝上兩個縣太爺的兒子車家弟兄，在江面兒上過於欺壓了漁船，和看着所過去的人，連卞振遠在內一個個全敗下來，他才無可奈何的過去，給解了圍，等潛江縣上二番經車家弟兄的教師白亮武，攔同一幫手下人等，率領衆官兵殺回來，在沙陽鎮上雙方交上了手，才真難壞了戈致業，心中一想，不打吧？對不住卞振遠，真打吧？潛江縣上又沒有什麼解不開的深仇大恨，僅是由於一場水面兒上的衝突，故此戈致業在那場混戰亂打之中，祇有對闖到他身邊的官兵們招架的應付着，那敢真的還手實往官兵們身上招手？他手中一條「十二節梭骨鋼鞭」抖的「花唧唧！」一響，兜圓了上下左右，祇是不叫官兵們到他眼前，有時候對眼前的官兵不是用鞭一纏，將刀奪下來，就是打下來一條花槍，就是抖手一點，偶有帶傷，也是略微的皮破血出，這一來，反倒由衆官兵們，把他圍困在內，戈致業不能分身和別人真打實闖，按實在情形來說，潛江縣上的幾位領頭兒的，反倒占了不少便宜，因為沙陽鎮上等於少了個武藝高強的戈致業。

等到雙方打的時間一長，在那難分離的時候，其中的車飛虎，若按他的武功和手底下的招術，在潛江縣上除去他師傅白亮武之外，便是數一數二的人物了，故此當天在雙方交手

之時，他是比誰都特別下狠，咬牙切齒的急忙施展他所有的真功實招，前文業已說道，和他交手的祇是沙陽鎮上的幾個小頭目，內中有風裏妖雲沙正起，有順水八千里馬常鳴，另外還有八九個無名的小頭目，這那裏能打得過車飛虎，憑着車飛虎他那一手兒「二十四季春秋刀」上的後十二路的招數，一些頭目那裏是他對手？加上車飛虎當天又是急於建功，好救回他那被擒的車飛龍，故此全是在三五照面兒之後，那些頭目們便不敢真的上前和他對手了！在這時車飛虎才一退步，令二三十口子官兵跟在他身後，繞道殺開一條小路，由打正北面兒率領官兵，可就闖出了沙陽鎮上衆家夥計們的人羣，直奔鎮裏漁場上的大門而來。

本來漁場上就離着江邊不到里數多遠，轉眼便到，等車飛虎來到漁場門前，舉目一看，祇見有五六個夥計，橫刀擎槍的把守着門口，故此車飛虎大聲一喊，向門口伙計們罵道：「呸！你們當識相一些，夠朋友，趕快把道給你家二爺閃開！若是冤家，可就往前來！」這時門外的幾個夥計，因為車飛虎前天在江邊兒上，和沙陽鎮上一場交手，凡是鎮上的衆家上下人等，可就全都認識了他們車家弟兄二人，一方也深深知道車家弟兄手底下有些不好惹，按着鎮上的「舵主」爺卞振遠手裏那對虎頭雙鉤，有多麼厲害，過去和車家弟兄二個，一交手全敗

下來，當天若不是意外跑出了一個戈致業，仗着手底下一條「十二節梭骨鞭」，打倒了車家弟兄，給沙陽鎮上解了危困，找回來好大一場體面，沙陽鎮上下家「舵主」爺十幾年在這條漢江水面上的英名，就算栽到了家，故此，當天的話，等那車飛虎單身一人，率領幾名官兵，山打江邊上繞着一條小路，闖到了漁場上來，在車飛虎這一幫人們還沒有臨門首的時候，門上的幾名夥計們，遠遠的可就先瞧出來，一個個暗中先自害怕，接着就有互相小聲兒說話的：「嘿！馬老五！你瞧！前邊兒領着好幾口子官兵的，闖過來的這個小子，不是前天在江面兒船上，把我們「舵主」爺打落在水裏那個姓車的傢伙嗎？真若是他來了，那可糟了！」在這一句話還沒說完的當兒，車飛虎業已臨至就近，等衆家夥計們仔細再瞧，不是車家弟兄是誰？這一來，幾個看門的夥計們，還那裏敢上來攔擋？全想紛紛趕快向左右一閃，讓那車飛虎過去。

可就在那一羣夥計們裏，有兩位當頭目人兒的，一個叫浪裏翻砂耿七，另一個叫海王星周凱，兩個人一個是一口單刀，一個是一條花槍，按說手底下也算不錯，倒也是經過真實的傳授，當天一看衆家夥計們，不敢上前交手的情形，就知道要壞事！當時在那千鈞一髮的剪



子口兒上，雖也會想到隨同衆家夥計人等，閃開一條道路，叫車飛虎過去，不過，同時又一轉念，就憑素日「舵主」爺卞振遠，對他們哥兒倆那份兒情義，在沙陽鎮的漁場碼頭上，所有各大小夥計頭目之中，一點兒也沒有看輕了他們，遇事屢次信深託重，憑良心來說，當天全鎮上的人們，隨同卞振遠率同各碼頭上來拔刀助陣的好友賓朋，到江邊兒上和潛江縣上來人交手比試，能夠將漁場上自家的碼頭門口守望的重任，託付給咱哥兩個，也是卞「舵主」看着我們二人可靠，一方知道確是比別人有用，等到敵人真一闖到家門口兒上來的時候，我們真要一走躲開，不但對不住素日「舵主」爺的信任，一方也叫儕輩不齒，結果將來在江湖道上，不論走到什麼碼頭上，也沒有人再敢重用了！「養兵千日，用在一時！」最低限度也當和來人比試一下子，萬一手底下較量不過人家，或是再掛了了傷，那時就是敗下來，也沒有人在背地裏念三七兒了！一方自己在良心上，也沒有愧對。當時的話，那兩個夥計頭目，浪裏翻砂耿七，和海王星周凱，他二人不約而同的心裏全是一樣的打算，當時在一刹那之中，互相又觀望了一下，彼此一對眼光兒，略微一點頭，便算是約定了主意，故此他二人遂也一聲斷喝，帶怒的喊道：「衆家弟兄們可不能這樣的輕自走開，讓這些小子們過去！人憑良心

，大家也當想想素日「舵主」爺對你們的好處！咱們大家一齊亮傢伙，迎上去吧！那一隻胆敢先行擅自走開，我二人便先是他的對頭，橫有刀傷，順有槍眼，我二人先叫他帶上了傷，事後誰也別想在這沙陽鎮上活下去！」

這可真應了那句話：「兵隨將令草隨風，」等那兩個頭目這一喊，便將幾個業已打算離開讓一條道路，且已退去了的夥計們，生生的又給喊回來了，因為當夥計的一看情形，當頭兒的打算真幹下去，和來人拚命，我們就是閃退一旁，也是好不了，輕者立刻憂鬱，重者事後也活不安穩，看起來還是先幫着一齊亮傢伙幹一下子，或者比較便宜，故此一些夥計人等，遂二番打起了精神，提起了胆量跟着那兩個頭目，一齊高聲吶喊，亮傢伙，簇擁在浪裏翻砂耿七，和海王星周凱身後，擋阻了迎門的去路。

## 第二章 車飛虎縱火燒漁場

這時車飛虎一看眼前的人們，要和他叫叫硬兒，這車飛虎那裏把這一羣人放在心上？方車飛虎又是帶着決心而來，目的是趕快把困在漁場裏的兄長，車飛龍搭救出來，故此也沒

容分說，他便一恍手中單刀，先對準了浪裏翻砂耿七，一個「分雲捧月」，先是用左手在前一恍惚七的眼神，接着右手刀由下往上一挑，刃走中鋒，照着耿七的小腹，連刺帶挑的遞過來，耿七忙閃身形，接着用手中刀一壓，「順風掃葉」橫着攔腰砍將過去，當時周凱也一擺手中槍，「毒蛇出洞」分心就刺，幾個手下的夥計，也齊亮刀槍，「乎拉！」一聲，也由四面兒往上一闖，可就跟着車飛虎一同過來的官兵們打在了一起。

當時車飛虎手裏的刀，完全是本着「二十四季刀」後十二趟的招術，一招快似一招，式快似一式，一刀緊似一刀的見招還招，手底下施展開了刀上的工夫，崩，砍，劈，刺，崩，扎，窩，挑，貓竄狗閃，兔滾鷹翻，「巴，巴，巴，巴！」可就和這兩個沙陽鎮上，手底下也很有功夫的頭目打到了一起，當時那耿七周凱兩個人，雖是聚精會神，把心窩子裏的功夫全施展出來，兩打一個，可是走了十二三個照面的當兒，正趕上周凱一條花槍將一遞過去，「吧！」的一聲，便被車飛虎一把抓住了槍桿，接着車飛虎一抬左腿，一個「進步撩陰」一脚，便將周凱的前把腕子給踢開了，車飛虎的刀又往前一挑「老僧撥雲」這一招，便在周凱的左肩頭上，「吧！」的一聲，給扎進去也足有二三寸深，鮮血「噲！」的一聲，也就跟着

流出來，當時把個周凱痛的「啊！」的大吼一聲，抖擻着兩隻手，跳出了圈外。

等耿七一看周凱失招退下去，心中立刻更覺得發慌，故此手底下也顯着零亂不整，更沒法遞招了，在這一剎那之中，耿七手裏的單刀，正使了一個「巧定南天」的招數，是單刀直向車飛虎的胸前華蓋穴扎去，當時的車飛虎用他手裏的刀，使了個「二十四季」中，後十二趟裏的一手兒「老僧撥雲」，由左往右一撥耿七的單刀，「嗵啷！」一響，接着在耿七還沒有還招的當口，車飛虎的刀又一個「秋江提釣」，是由下往上，刃走中鋒，直奔耿七的小腹挑過來，真是疾快異常，耿七知道不好，雖想躲閃，那裏還來得及？就在耿七的右腿迎面骨上，「噲！」的一聲，那刀尖子可就給划上了一條六七寸的大長口子，耿七「啊！」的一聲還沒有喊出口來，車飛虎接着又一進步，抬起了左腿「進步擦雲」，疾快無比，這腿就在跟耿七的右腰脇下，「吧！」的一聲給踢上了，耿七當天真也算倒運到家，禍不單行，連連失招，先受刀傷，接着又被車飛虎給踢上了一腳，當時耿七一個車形不穩，恍了兩恍，「撲咚！」一聲，可就摔倒在地！等一些手下的夥計們，一看兩個當頭兒的過去一交手，全都夫招帶傷敗下來，起先擎槍擺刀跟着吶喊助威的，也失去主意，一時往四下裏一閃，把一條迎門

的道路給讓開。

這時那車飛虎，遂大喊一聲，說道：「諸位弟兄們！跟着俺姓車的一同進來吧！」隨在了車飛虎身後，跟着闖到了沙陽鎮漁場碼頭門口兒上的，潛江縣十幾口子官兵們，一見首腦人刀劈腳踢，業已戰勝，因之精神也格外興奮，等車飛虎一聲吶喊，叫他們跟着闖進去，遂也都跟着一聲喊叫，前後三步兩腳的，隨着車飛虎闖進了門內，一看院裏是一所大四合，上房五間，東西配房各三大間，院內十分寬大，豎着很多的杉槁，掛着各種不同的漁網，但是全院之內，連一個人影兒也沒有，車飛虎直奔上房中間，來到且近，用右手裏單刀，一挑門簾子，再往裏一看，見正有兩個年歲很輕類似小夥計的，爬在一張桌子底下，因為桌子稍短，加上這兩個小夥計，又是祇將上身攢進去，兩條腿又全露在外面兒，等他兩人在桌子底下，一聽外面業已有人闖進來，可就更駭怕起來，吓的連動也不敢動！等那車飛虎一個箭步，縱進了屋內，用刀一挑那桌圍子，伸左手一抓那小夥計的後背，真像鷹抓燕鵲一般，很輕快的捉起了內中的一個來，又現右手裏的單刀，往那被抓起來的小夥計脖子上一橫，連聲說道：「別喊！我且問你，前天你們當頭兒的，在水面兒上抓來一位姓車的，現在把那人放在什麼

地方去了？你趕快的按實告訴我！你膽敢隱瞞半句，你家二爺可就先把你打發回老家去……快說！」這車飛虎說到了此處，連忙又用他那手中單刀，往那小夥計脖子上湊了一湊，這一來，可就將個小夥計，給吓的幾乎說不出話來，祇是在嗓子裏，帶着顫巍巍的聲音說道：「二……爺……你老……人家可不能……殺我們怎樣……當小夥計的，請二爺……先撤開我……」

我不但按實告訴你老人家……就是讓我領着二爺你老人家一同去找……全……成……」車飛虎一聽這小夥計說出來能領他前去的話，便撤開了手，接着向那小夥計一聲斷喝的说道：「好！這樣你可趕快領着二爺找去！」

業已被車飛虎用刀在脖子上比劃，吓掉了半邊兒魂的小夥計，用眼先看了看桌子底下，另一位夥伴兒像已經死過去的人，連一點兒大氣兒也不敢出，祇是爬着不敢動，再看車飛虎和身後緊緊跟着的那十幾口子官兵，一個個全好像要吃人似的，兇眉厲目，手裏又全擎槍橫刀，好不怕煞人也！故此這個小夥計，便用兩手扶着打顫的兩條腿，和車飛虎說：「二爺！你老人家可別總用刀比劃我！你老人家所問的那位，現在正綁在後院兒一間魚屋子裏，你老人家隨我來吧！」當時這個小夥計，便一轉身兒，先由打屋子裏走出來，車飛虎率同十幾口

子官兵，在他身後緊緊的跟着，離開了那中間的堂屋，隨着那名小伙計，往東下裏一拐，便是一坐小門兒，再往後去，正是一條又窄又長的小小的院落，在往北一連有六七間房子，看情形不像住人的屋子，門窗異常堅固，正是平常一些裝放漁網，漁具和一些船上零碎兒的房子，不過，在這些房子的緊西頭兒，門外上倒掛着一把鐵鎖，外面兒也有五六個捧着傢伙的伙計，跟着一個類似頭目的人一齊守望着，等這些守望門戶的人們，一看由打前院兒過來一羣生人，前頭又有沙陽鎮上自家的伙計，給領着道兒，一看就知道是全糟了，一定是江邊兒上雙方交手，沙陽鎮上的人們全敗下來了！不然的話，怎麼會有人闖進了這所後院裏兒來？因此這些看守這間房門的伙計們，一個個全都吓的不敢上前！祇是「乎拉」一聲，全把手裏的傢伙仍在地下，往四下裏一閃。

當時車飛虎早已脚下加勁，闖到了門外，一伸手「吧！」的一聲，把門上一掛鐵鎖搗斷，接着又用脚一踢那門，可就立刻分爲左右，車飛虎往裏一看，屋內特別黑暗，不過，有武功修養的人，總是比平常人眼力好些，尙可看得出來，一方也是門被打開之後，有些陽光由打門口兒射進來，車飛虎一看屋裏，有一條橫杆子，上面正五花大綁的吊着他胞兄車飛龍，已經

面似金紙，嘴唇發青，好像因爲吊的時間太長了，業已吊的背過氣去，車飛虎也是手足十指連心，不由心上一陣悲痛，當時那裏還能顧得一切，他便兩脚一划地，身形凌空，縱將進去，一聲喊道：「兄長，你多多的受委屈了，小弟車飛虎一步來遲，求兄長饒恕。」

這時被沙陽鎮給吊起來的車飛龍，因爲在耳朵裏早已聽起外面有人在交手，接着又聽是有入闖過來，緊接着有人叫罵，和門鎖被人一把搗斷的聲音，心中便知道準是潛江縣上的人，有人殺回來搭救他，這時車飛龍雖然被吊的時間過久，幾次昏厥過去，但他究竟是練過武功的人，有時還可叫橫勁兒，硬挺着等候時間，最後一聽進來的人們，正是他二弟車飛虎，心中也不由的一陣喜悅，知道眼前便可得救，雖是兩眼沒有睜開，可是心裏明白，這時車飛虎用左肩頭，一抗車飛龍的下身，接着用右手裏的單刀，「吧，」的一聲，砍斷了吊他的那條繩索，把車飛龍由橫杆子上放下來，一方又立刻「吧！吧！」兩刀，把繩在四肢的繩子也挑開，這時車飛龍也一翻身站起來，活動活動身體，揉揉兩腕，將打算隨同他二弟車飛龍，率同潛江縣上衆家官兵們，由打當地殺回江邊。

但是車飛龍剛一動作，才知道四肢已不能如意，實因昨天被卞振遠緝在了前院，曾受了



一頓鱗鞭的抽打，在遍體鱗傷之後，又被吊在了後院裏，算來也有一晝夜之久了，不論車飛龍他是如何學過功夫藝業，究竟是血肉之軀，在那一場折騰之後，還那裏再能如意動轉？等車飛龍在急燥之下，嘴裏「啊！」的長叫了一聲，在身旁的車飛虎，一看他兄長實在掙扎不動，不由心裏也一陣難過，知道自己的胞兄，這次落在了人家手裏，是吃了大苦子，這車飛虎當時連急帶恨，便一回手中刀「吧！」的一聲，把一個領路的伙計，一刀砍死，算是出了氣，一方在那樣急焦萬狀之下，也顧不得從頭細說什麼，祇是立刻命令了兩名身子堅實有力的廝兵，放下了手裏的傢伙，將一個因受重傷不能動轉的車飛龍，揹將起來，另有一個官兵在後摻扶着，衆人前後簇擁之下，算是離開了漁場碼頭的后院，在這條往回走的路上，仍是由車飛虎一個人跑在前頭開路。

不過，這一回可不比方才他來的時候了，方才車飛虎闖進來的當兒，因為沒有車飛龍，全都能夠自顧交手，這一來除去預備對敵交手外，還得留心着受傷的車飛龍，故此那素稱心地仔細的車飛虎，他是自從二番回到了漁場碼頭的前院，看了看眼前沒人，他接着便率同衆家的官兵，揹着車飛龍來到門口兒，再左右一瞧，眼在雖然仍是沒有人在擋住去路，可是當

時業已聽見了，在兩三箭地的前邊兒，一遍人聲亂喊，和各種刀槍傢伙殺打交手的聲音，他知道這一定是潛江縣方面所來的人們，和沙陽鎮上雙方交手已到了混戰亂鬧的時候了，這時車飛虎突然眼珠兒一轉，好似想起來了什麼事，在略一猶疑之後，他便立刻吩咐那十幾口子官兵們，趕快仍打方才來路，從左邊一條抄道兒先拐着繞將過去，等一會兒大家一齊在江邊會合。

等車飛虎把一羣攆着車飛龍的官兵們，提前打發走了之後，他是二番一倒腰扭轉身形，又縱回了漁場碼頭院內，車飛虎舉目四下裏一瞧，便看見了在那院子東北角兒上，有兩間稍稍矮爲低矮的房子，由外面兒一看，就知道一定是兩間廚房，他看準了之後，才緊接着縱將過去，用右手裏的單刀一推房門，見毫無阻礙，輕輕的一扇獨門兒隨手而開，等車飛虎一脚闖進了這兩間廚房以內，再看祇見正有兩三個伙計，全爬在地下，連動也不敢動，車飛虎也沒有顧得殺他們，便順手操起了一把破椅子，連忙用腳蹂碎，放在爐火上燒着，一番拿青帶火的破椅子，一縱身形縱到了院內，分東西南北向四下裏，窗子上，一舉可就全給點着了火，最後又將手裏剩下來的火，扔在院中掛着的漁網上，因網上多含油質，也立刻和四下裏屬

屋，同時發起火來，當時雖曾有幾個當伙計的，由打四下屋子裏跑來叫喊着，但是車飛虎心中仍然掛念着那十幾口子官兵，揹着他胞兄車飛龍，在回到江邊路上的安全，故此對四下跑來的伙計，也就沒心理會，遂加緊了脚下輕身的功夫，由一片起了大火的院子裏，連竄帶縱的跳將出來，順着門前小路兒，往左下裏的抄道兒上跑將下去，在車飛虎追到了半路兒上，眼前可就看見了方才那羣官兵，仍然揹着他胞兄車飛龍，正在往江邊走着，所幸他們走的是一條抄左旁邊的小道兒，故此那一路之上，也沒有遇見什麼敵人，結果很快的前後可就來到了江邊，當時那車飛虎，看着車飛龍，吩咐一些官兵們，將車飛龍頂着挑板，揹上了官船，輕輕的放在了艙內，一方車飛虎拿着傢伙，在艙門口外看守着，這且先不在話下。

現在回過頭來，再說業已被車飛虎，給點着了火的那坐沙陽鎮漁場碼頭，等全院子裏四下大火一起，當時躲在屋子裏一些看守院子的伙計們，便全都跑將出來，一看火勢已成，一方又見方才搶走了後院裏吊着的車飛龍那人，在點着火之後，業已竄出門外走去了，這時那一羣伙計們才敢放大了喉嚨，成羣使勁的喊叫，一方又全向江邊上跑下來，意思是給他們鎮上的「舵主」爺，卡振遠送一個信息。

等這些伙計們跑到了江邊上一齊開口一喊，不要緊，當時那卞振領率同各處來到沙陽鎮上拔刀助陣的好友賓朋，和戈致業人等，加上一些手裏有傢伙的伙計們，和潛江縣白亮武那邊兒的來人們，羣打亂鬥，正在刀槍亂舉，喊聲大震，難分難解的當口兒，身後突然有人一喊說：「可了不得啦，「舵主」爺，你老人家還打呢，咱們碼頭上，已經被人家全給點着火啦。」一些伙計們這樣破開嗓子一喊，別的伙計全都回頭一看，便瞧見了在自己的碼頭上空，已是黑煙騰空，火舌早已跳過了樹梢兒，隱隱之中還能聽見在那火中由於燃燒房木屋瓦，「吧！吧！」亂響的聲音，故此一些正在擋槍擺刀，隨同卞振遠和潛江縣上衆家官兵人等，交手亂打中的伙計們，便立刻心中着慌，遂也跟着喊起來了：「火！火！着火！着火！可糟了！可糟了！「舵主」爺！你看啊！碼頭上已經着火啦。」

等正在交手中的卞振遠人等，聽見了自家所有的伙計人等，全都突然喊叫起來，一方也不敢再和敵人們交手，故此也回頭隨同衆人，往後方一看，見是果然一片大火，黑煙早已迷漫了整個的沙陽鎮，等在場的那幾位，青魚涌上的來人，千里煙波廬子明，雙柳灣上的來人，小銀龍王伯彥，加上夕陽峪上的來人，醉東風柳南塘等，不由的也全都感覺到了事情危急，

碼頭上既被人家給放起了火來，當然後院被綑着的人也是業已被人家給救走了，這時其中才有暗中悔怨卞振遠的，爲什麼如此大意，不嚴加提防，祇顧率領各路好友，來到江邊對付潛江縣上的來人，何以碼頭上不留下一兩位能人高手，在那裏守望着？這一來，已被人家抄了後路，還被人家給點着一把無情的火來，等這些人們一看卞振遠，業已拉着虎頭雙鉤退走，便全都也跟着不能單獨再鬥了。

正在這樣進退難決，遲疑不定之間，又祇見眼前潛江縣上那邊兒的人們「乎拉」的一聲，往兩旁一閃，接着就瞧見站在江邊兒上，和守住了船的官兵們，一敲梆子，緊跟着「嗖！嗖！嗖！」像雨點兒似的亂箭，由打江邊上，射將過來，這一來，沙陽鎮的情形上就因之更亂了，當時那卞振遠雖然急的不住吶喊，但那裏還能維持那樣的危局？站在前面兒幾個有功夫的人們，還能支持，尙可用個人手裏的傢伙，撥落了眼前射來的箭，可是一些伙計們，就在那一轉眼之間，可就有一二十口子，受了輕重的箭傷，加上漁場碼頭的火，也越來越大，當時在場的戈致業，手裏反倒空提着一條「十二節梭骨鞭」，找不着對手。

因爲潛江縣自從那方面一個車飛虎，由抄道兒上，闖進了漁場碼頭，救回來他兄長車飛

龍，一方又把碼頭給點着了火之後，回到了船上一看業已成功，遂二番命令兵丁中的頭目，備妥了弓箭手，在一陣梆子敲過去之後，前面的人們往兩下裏一閃的當口兒，那些弓箭手們可就全都搭弓扣箭，「巴！巴！巴！」一陣亂箭射將過去，在那射箭的時候正是卞振遠和千里煙波盧子明兩個人，對着潛江縣上人們，打的不可開支，卞振遠當時正將手中的一對虎頭雙鉤，往胸前一橫，同時在場和沙陽鎮上交白中的白亮武，和翔雲鼠米廣開，金頭牛孟進，飛雲虎王威等人，也因為早就看見了鎮上起火，接着一看沙陽鎮上那邊兒的人們，全都手忙腳亂，不能統制手下的伙計，又加上江邊兒上的守船兵丁們，業已開始射過箭來，使全知道個人方面一定是得了手足，是有人已將車飛龍搭救回來，才一聲吶喊，叫人們往江邊上左右退下去，因此所有的潛江縣上的人等，便全都由左右兩路退回來，全都臨近了江邊，二番白亮武又一聲令下，向衆人喊道：「諸位好友賓朋，和我潛江縣上衆家官兵人等，現在可要離開江邊，一齊跳上船去，因為沙陽鎮上的漁場碼頭，業已給他們挑完了，又加上了一把火，這麼一來，咱們也算報復了前仇，雪了舊恨。」

當時在白亮武一同率領來人之中，那幾位手下有些真實功夫的，還要想着接着碓兒打下

去，不過，由於白亮武一喊叫，衆家人等已多撥岸登船，便也全都在手底下使了個虛招兒，拿着傢伙一恍，緊跟着一個個全都撤步擗身，縱上了官船，一方由手下官兵們，立刻又全都幫着手下使船的水手們，拉起了錨鍊，攀漿撥櫓，船行順水，一聲「再見，」這些條官船一轉眼之間可就出去了十幾丈遠。

當時下等沙陽鎮上的卞振遠和各路來到的助陣友好們，一瞧雙方自從交手，羣打亂鬥之後，還沒等見出來輸贏勝敗之後，緊接着漁場碼頭上，就被人家給點着了火，一方官兵們又一排排的射過來亂箭，使沙陽鎮上的人們，落了個進退兩難，在這一轉眼之間，再想趕過去在江邊上也駕起船趕下去，還那裏能夠來得及？當時下把一個卞振遠，在江邊上急得是亂喊亂叫，他眼看着潛江縣上的官兵們，漸漸去遠，雖然叫罵了幾聲，因官船業已順着江流走出去了多遠，這時等卞振遠再回頭向鎮裏一看，見空中煙煙火火，越發比方才顯着可怕，當時因有幾陣江風吹過，使這天空成遍的黑煙紅火，絞成了幾杆煙塔火樹，跟着又有人聲吵雜，齊聲吶喊着，這時卞振遠才在江邊之上蹂了蹂腳，咬牙切齒的吩咐手下伙計們，趕快回去救火。

當一些人等再由江邊隨同卞振遠，收拾了傢伙，跑回江上，來到了漁場碼頭上，一看火勢早成，雖經衆家人等一齊下手，運水搬土，撲救了一些時候，究因江邊火勢太兇，救了一些時間，結果也是眼巴巴的瞧着一所大四合的漁場碼頭，被一把火燒了個片瓦無存，按當天的那場火來說，本是先由前院被潛江縣上的車飛虎給點起來的，等卞振遠返回來撲救的時候，雖會也由手下人們由後院牆跳進去查看，屋裏綁着的車飛龍，那裏還有個踪影？一方又由幾個親眼瞧見車飛龍，被人搶走情形的伙計們，向卞振遠仔細說明了前後經過，卞振遠可就全都明白了，是他們在江邊對敵交手的當兒，漁場上忘了派下能人高手守望着，才落的吃了大虧，事後想來，也是追悔不及，在當時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祇好攜同着各路友好，和一些伙計們，到了鎮上別人家的房子裏，暫時借住，算是臨時有了存身之處，徐圖報復。

等到了當天的晚上，卞振遠邀集衆家人等，在一起說起來，向潛江縣上如何伸冤雪恨的當兒，凡是在坐的各路拔刀來助的「舵主」們，和那沙陽鎮上的，由於卞振遠昨天當着衆人面前，誇獎戈致業武藝如何高強，能夠在江面兒上跳過去，用手中的一條「十二節梭骨鞭」打跑了車飛虎，活捉了車飛龍，才暗中惹起了同門中伙伴兒們的妬恨，等到了當天碼頭被燒



，車飛龍被人暗中趁着火場大火之中救走，沙陽鎮落了個丟人陷眼，故此人們可就暗中更瞧不起戈致業了，認爲頭一天戈致業不過是一招之得，僥倖戰勝，不足以言藝高材廣，其中更以一個夕陽峪上的醉東風柳南塘，在暗中是又笑又氣，他笑卞振遠空有一個藝業高強的戈致業，結果也沒有見到他立下什麼功勞，一方又氣卞振遠何以對一個乍上江湖，初次和人對手換招的戈致業，就那樣在朋友面前誇獎？等到了事後在當天夜裏，衆家人都坐在了一起，說起了向潛江縣上怎樣報仇雪恨的時候，那醉東風柳南塘可就犯了賊性，等他暗中把眼珠兒一轉，便打好了主意，他想要在衆人面前，向戈致業叫叫硬兒，看看戈致業的膽子，和瞧瞧戈致業是不是真有什麼高深的武藝？能不能夜入潛江縣，暗進縣衙幹一下場子？如果當天夜裏戈致業在衆人面前，被一個醉東風柳南塘，給叫住了硬兒，不敢隻身一人去到那潛江縣上去幹一下子，那麼昨天卞振遠在衆人面前對戈致業的誇獎，便算「所言非真」，這一肚子沒有好注意的醉東風柳南塘，由於事先便打定了這一份的壞主意，他才首先站起了身形，向着卞振遠，抱拳帶笑，說出來應當如何趕快到潛江縣上去報復一下子的話來，等他說完了之後，可就目不轉睛的瞧着在末座位上相陪的戈致業。

當時拿一個初離師門，乍上江湖的戈致業來說，他是處處祇有心誠意實，那懂得什麼叫做江湖中的險詐？故此戈致業對當時在坐的那個醉東風柳南塘所說，和一再向他瞧着，也沒有明白過來，全是什麼意思。

正在這時，可就看見有兩三個當伙計的跑進來，單腿一點地的，說道：「回報「舵主」爺，現有虎尾蕩上的紀大「舵主」，業已率同其手下弟兄們一行四五口子，來到了門外。」卞振遠遂一聽，便知道正是虎尾蕩上的「舵主」飛江鼠紀順，趕到了沙陽鎮上來。

### 第三章 圖報復夜犯潛江縣

卞振遠遂立刻站起了身形，攙同衆人，迎到了大門口外，等卞振遠一看見了紀順，便先一抱拳高聲喊了一句：「紀家賢弟，你可來了，這兩天可真盼死小哥哥了。」這時那個紀順他才接着抱拳還禮，一方向卞振遠說道：「大哥，咱們全是在這條江面之上，出生入死奮鬥了多年，拿着生命和鐵血，混在刀槍林內，彼此多年全都是遇上了事，雙方肝胆相照，誰給誰拔刀助陣，救難解困，已不是一次了，可是小弟這一次，因為去到那竹山縣的境界裏，在

懶牛嶺上，替我們水上好友，千層浪柴猛，在當地「豎桅擺舵」，一方廣集各地友好英雄，議定了家法十條，故此小弟回來略微的晚了一步，等小弟回到了虎尾蕩上來，看見了大哥邀請的書信，才想到了大哥的沙陽鎮上，一定是有了什麼大事，大哥感到了不好辦或是扎手，當朋友的就應該處處替朋友分憂解惱，故此小弟我雖是在回到虎尾蕩上的當天，就立刻率領兩三個伙計，駕着舢板兒，由打水面上，兼程不停的趕到這沙陽鎮上來，等小弟一到了這鎮上的江邊，拋船登岸以後，立刻一瞧處處情形全不對，加上又瞧見了鎮上人們，還有担水撲救餘火殘焰的，因此小弟才知道大哥的碼頭，已被一場火給燒掉無存了，這可真急死了小弟，恨死了小弟，因為一步來遲，就沒能遇事效力，才叫大哥這裏受到了一些損失，現在沒別的，小弟紀順在大哥面前陪不領罪了，小弟疏懶失機之處，尙望大哥海涵。」

這虎尾蕩上的「舵主」飛江鼠紀順，本是前兩天卞振遠，派手下伙計分向各處傳送邀柬請帖求各碼頭上的「舵主」來到沙陽鎮上，拔刀助陣的時候所邀請的一位，前文作者也曾表白過，卞振遠當天所請的，那條漢江水面上下兩游各處友好一共是四位，計有：青魚涌上的千里煙波盧子明，和雙柳灣上的小白龍王伯彥，夕陽峪上的醉東風柳南塘，最後還另有一位，

可就是現在「書中正表」的這個虎尾蕩上的「舵主」，飛江。紀順，這個名子叫作紀順的，他手底下確也有些真實的功夫，他手裏一口單刀，全本看「七燕巡柳」刀的招術，尤其是在水裏使用這「七燕巡柳」的刀法，更爲得手，故此那虎尾蕩上的紀順，才仗着七七四九手的「七燕巡柳」刀上的功夫，一方由於多年的闖蕩，才報出來「飛江鼠」三個字的「萬兒」來。

沙陽鎮上的事，他雖然來晚，沒有趕上和潛江縣上的來人對敵相打，而由於聽說卞振遠前幾天在江邊上，和車家弟兄二人交手敗北，幸虧手底下新來了一名當伙計的戈致業，一條「十二節梭骨鋼鞭」，給全鎮上找回來了不少體面，可是等二番人家潛江縣上的車飛虎，請來了師傅雲龍幫上的白亮武，率領手下人等，同着一些縣上的官兵們，駕着船隻趕回來報仇，不但卞振遠所邀請的各處好友，沒有給出上力，就是戈致業手裏的那條鞭，也毫末立下加勞，最後還令人家給點上了一把火，燒失了碼頭，救走了車飛龍，故此那飛江鼠紀順，就是心懷不滿，一方也要當着衆人面前，賣弄他的本領，想單獨一人給沙陽鎮上的卞振遠，找回來江邊之辱，這些話暫先不提。

等當天趕到了沙陽鎮上的飛江鼠紀順，在門外經卞振遠人等迎接進去，到了北上房落坐

，互道辛苦之後，卞振遠可就當天江邊如何交手，和漁碼頭上又怎樣被人暗中放火，救走了車飛龍的情形，二番又從頭到尾述說了一遍，當時還沒等別人搭話，可就早已把一個飛江鼠紀順給氣的站起來亂喊亂叫，他同時又向全屋內衆人說道：「潛江縣上的白亮武，也不過江湖上雲龍幫中的一個無名小輩，怎麼就能叫他找去了這麼大的便宜！」紀順他說到了此處，二番又一回身，對着卞振遠一抱拳，開口說道：「大哥，小弟對於這次事情，倒有一種打算，不知大哥意下如何？因爲小弟今天一步來遲，沒有趕在剪子口兒上，好像有些對不住大哥飛東邀請之意，故此小弟我倒要獨自一人，趕到了那潛江縣內，夜入縣衙，對那衙內的車縣令，留刀示警，稍帶着再把那老兒白亮武的腦袋給拿下來，也算叫他們潛江縣上的衆家人等，知道咱們沙陽鎮上的朋友們，不是好惹的，不過，小弟祇有這一份熱心，可沒有爭取功名之意，若是大哥手下的人，也有此意，想着要去潛江縣內，給大哥去報復江邊之恨的，那祇好先叫人家去，小弟列居後次，如果全沒有這份胆量，那麼小弟可要先行一步了。」當時還沒等坐上的卞振遠回答，而全體屋中的人們，可就異口同音的推許着飛江鼠，夠朋友，有義氣，有胆量。

當下卞振遠聽罷了飛江鼠的話，同時又看各路友好賓朋，又一齊同意飛江。的說法，也祇好站起身形，吩咐手下的伙計們，趕快給拿酒來，等伙計們一聲答應，接着送進了酒來之後，卞振遠才親自斟滿了一大盃酒，雙手捧起來，送到了飛江鼠的面前，一方又向飛江鼠說道：「紀賢弟，哥哥這一次栽到了潛江縣上老兒白亮武的手裏，真是於心不甘，紀賢弟若是果真心有此意，能替哥哥去到潛江縣上，對那車縣令留刀示警，一方將那老兒白亮武的腦袋給拿下來，也算咱沙陽鎮上的朋友們大家的好看，現在請賢弟先喝了這盃水酒，壯壯胆量，沒別的，哥哥還是以實爲實，就請賢弟你辛苦一趟，不過，「單絲不線，孤木不林，」紀家賢弟要去潛江縣，夜入縣衙，也當添上一位幫忙的，遇上了事，也可免去一個人過於辛苦。」這卞振遠說到了此處，除去將手中托着的那盃酒，雙手遞給了飛江鼠紀順之外，立刻又向着全屋裏的衆家友好弟兄們，看了一遍，當時卞振遠的用意，好似在替飛江鼠紀順找了一名同行的人。

這時祇見那飛江鼠紀順，早已順手接過了振遠送來的那一杯冷酒，一仰脖子「咕嚕」一聲，一飲而盡，一方又向眼前的卞振遠說道：「大哥，今天沒別的，小弟我倒要連夜奔那潛江縣上去，也可以早早的回來，請大哥吩咐手下伙計們，趕快預備妥了雙漿排

櫓的快舢板一隻，水手四名，這沙陽鎮到那潛江縣，順着這條漢水的江面，一共才四五十里的水上路程，小弟打算今晚酉時駕船起程，這船隻和水手，就請大哥給準備一下吧。」卞振遠忙連聲答應着說：「紀賢弟！這船隻水手，由大哥給你預備下就是了。」當時卞振遠可就又向屋裏在坐的一位名叫順水八千里沙正起的弟兄，說道：「沙賢弟，今天有這虎尾蕩上的好友，飛江鼠紀順紀家「舵主」，爲了想替咱們沙陽鎮上，去到潛江縣找回來體面，和向那老兒白亮武報復一下，決定在今晚酉時駕船起程，也好連夜趕回來，不過，大哥不放心，那能叫紀家賢弟一個人前去？現在就請沙賢弟你格外辛苦一趟，由賢弟你伴同紀家「舵主」到那潛江縣上辛苦一趟吧。」當時這位綽號被人稱作順水八千里沙正起的，可就立刻站起了身形，連忙向卞振遠說道：「大哥，沙陽鎮上的事，就是大家的事，大哥的事，便也是小弟我們的事，交朋友遇到了這種剪子口兒上，就當肝胆相照，小弟我是赴湯投火，萬死不辭。」這順水八千里沙正起說到此處，二番又一轉身形，面向着飛江鼠紀順說道：「虎尾蕩上特來拔刀助陣的紀家「舵主」，既然爲了給朋友找面子，報仇雪恨，不辭連夜裏江面以上的跋涉之苦，一定要到潛江縣上去會會那老兒白亮武，在手底下比量一下子，那麼在下不才，倒也要以死奉

陪，跟隨着紀家「舵主」去到那潛江縣上見識一下，看看白亮武手底下全是些什麼人物？」

按說當天下午的事，決定要隨同紀順夜奔潛江縣的那個順水八十里沙正起，他本是在那條漢江水面上，因為慣會水戰，才博得了「順水八千里」的一個綽號，說起來倒也湊巧，這個沙正起他也是手裏使着一條「十四節亮銀鞭」，不過，不能跟着戈致業手裏那條「十二節梭骨鋼鞭」相比罷了，這沙正起手裏的那條鞭，也真是得過名人的傳接，在招術上也是講究掃，打，攔，撓，抖，纏，摘，解，八個字的祕訣，沙正起在那沙陽鎮上，也是卞振遠手下一個能手，這次也是因於虎尾蕩上的飛江鼠紀順，因為一步來遲，才要在人前賣弄，一方也是為的全會使鞭的，便打算暗中和那戈致業較量一下，後來因為戈致業嚴遵師命，堅守「三殺六戒」的家法，老是低着頭不和他搭渣兒，才使那飛江鼠紀順想單自一人夜入潛江縣，後來因為卞振遠特意派定了手下一名最得力的弟兄，順水八千里沙正起一同陪着飛江鼠紀順，由打水路上駕船奔那潛江縣衙，才把一個戈致業給剩在了沙陽鎮上沒能動身，不過沙正起可是興高彩烈，這一來才使那初入江湖，乍上碼頭的戈致業，險些招下了殺身大禍，這些「後文書中」的事，暫先不提，現在還是先說當時的話。



經於卞振遠的一場吩咐，手下的伙計人等，可就特意的，給那飛江鼠紀順，和那順水八千正起，二人預備妥了當晚上的酒飯，等卞振遠和他二人加上衆位好朋陪着，一同用罷了酒飯之後，天色已近申時，這飛江鼠同着順水八千。二人可就連忙拾掇好了夜行衣，帶上了傢伙，飛江鼠手裏是帶着一口單刀，前文中早已說過，他那口刀上的功夫，是七七四十九招「七燕巡柳」的刀法，順水八千里沙正起，當然可就是把他那條「十四節亮銀鞭」，往腰裏一纏，另外又多帶上了一口單刀，他兩個人全都伸伸腿，抬抬手，見週身上的衣服穿的沒有毛病，他二人這才向着卞振遠及全屋裏的各路人，連連抱拳告辭，一方嘴裏全說了一句：「諸位兄長，我們是明天最晚也要在辰時再見人」他二人說罷了這句話之後，可就由於卞振遠親自率同各路友好，往江邊相送。

等這一羣人等，來到了江邊以上再看，祇見在那江邊上，正有頂備妥當的一隻雙槳排槽的快舢板兒，一共由四個得力的水手駕着船，正在等候他二人的到來，當時在那江邊以上，免不了也要有一番客氣，不過，這些粗硬成性的漢子們，遇上了事倒也真是異常痛快，由卞振遠嘴裏祇是說了一句：「二位賢弟多多辛苦一趟吧。」之後，他二人也祇是一句：「不

勞大哥和各路「舵主」相送。」然後他二人便是一前一後，「蹬！蹬！」兩聲，跳到了江邊的船上，二番又一回身形，向江邊以上全體的衆家人等，一抱拳表示着「由此去了。」一方又回過頭來向四名水手一聲吩咐，順水開船，直向下流放去，這時送到了江邊以上，眼瞧着他二人登上了船隻，順流而下，直去潛江縣城之後，衆家人等這才二次又跟隨卞振遠，回歸沙陽鎮上，再從新喝酒用飯，靜等着飛江鼠和順水八千里，他二人的馬到成功，還且不提。

現在先說飛江鼠和順水八千里，兩個人一看江邊以上來送的衆人業已回去，一方又見船上四名水手，全都是慣於在這條水面上使船的高手，只是用船槳一點江邊，便拔錨順着水流出去了多遠，他二人在船上往四下裏看了看時刻，見那條水面上，早已經是夕霧迷濛，羣鴉噪晚，天色已近黃昏，這飛江鼠紀順，和順水八千里沙正起，二人也沒有和船上的水手們搭話，便一同的進入了船艙，船行順水江風相送，再加上那幾名沙陽鎮上，卞振遠特意遣派的水手，全是慣於撐船弄槳的，在那一轉眼之間，可就離開了沙陽鎮的境界，走出來也足有二十里左右，坐在艙裏的飛江鼠紀順，和順水八千里沙正起，兩個人一商量，可就決定了怎樣夜入潛江縣，暗入縣衙示警，和怎樣對那白亮武行刺的動作，結果是以飛江鼠紀順爲主，以順

水八千里爲從。

那隻船在水面上行時未久，看天色業已黑森森的到了滿天星斗的時候了，這時可就來到了潛江縣西城外一道江口，在右邊江岸近處，倒有一片密森森的葦塘，看來也正好藏船，這時飛江鼠紀順，吩咐船上水手中的頭目，說：「你們先把船攏在了右邊江岸上，等我弟兄二人跳下去之後，立刻再把船划到了那片葦塘深處藏起來，等到了夜晚四更打過，天色接近了五更的時候，咱們是以三聲呼哨爲號，等你們聽見了我的呼哨響過，便可以立刻將這隻船，甲葦塘裏划出來，到江邊上接迎。」一個水手頭目連聲答應着，這時船臨近了江邊，離着岸上還有一丈左右，那飛江鼠紀順，和順水八千。沙正起，二人一前一後脚尖兒一找船板，丹田提氣，「蹬！蹬！」兩聲，可就縱到江岸，當時一回頭向船上一抱拳，嘴裏也沒有說什麼，可就跑下去，這條船就在那江水滾滾東流，西南風陣陣吹過了葦梢，四下裏連一個人影也沒有，沒有的情形裏，將一條船隻可就按着他二人的吩咐，划進了葦塘藏起來，這先不提。

現在先說那飛江鼠紀順和順水八千里沙正起，兩個人一看眼前一片昏黑的江邊夜景，在一箭多遠的前面，有一條直奔潛江縣西關的小路可走，這飛江鼠紀順可就 and 順水八千里沙正

起，一對眼光互會心意，然後他二人才又全都一踢腰，各自加緊了夜行術裏的「陸地飛騰」的功夫，橫着跨過了眼前的那條關廂小路，又往前走了沒有多大的工夫，登上了城牆，按說潛江縣在那條漢江右岸上，也是一座古城重鎮，城牆高下裏也足有三丈左右，不過當天晚上來的這兩個人，確也是江湖綠林道上的高人能手，全身上下的功夫倒也接近了上乘，在他們眼裏看着那三丈多高的城牆，簡直是和平地一樣，等他兩個到了城牆以上，急忙踢下了身形，藏在梁口深處，爲的是怕萬一被巡城的官差看見，有些驚動，豈不誤了大事，等他二人照著城上梁口遠遠一望見，潛江縣城裏，這時已是萬家燈火，鼓起初更時候，故此他二人又在那城上等過了二更敲過，然後又一前一後的照樣兒順着內城的牆壁爬下去，接着可就沒敢按着城裏的街道走，全是一縱身形竄上了民房，因爲城裏的住戶全是一家接着一家，凡是夜行人在房上竄着走，倒比在街道上走來的又省事又安全，況且又用不着左趕右拐的尋找道路。

飛江鼠和順水八千里，兩個人本是久居漢江水上綠林中的漢子，對這座潛江縣城裏的道路，本是十分清楚，他們知道縣衙是在城裏西南角上一條寬街的中心，故此他二人也就順着方向，竄、躡、跳，躍，由打一片民房上直奔了西南，這時候城裏的商家鋪戶業已全都關上

。門，街上行人漸少，祇有幾隊巡夜的官兵，騎着馬，喊着口號，由打街上跑過去，飛江鼠和順水八千里，他二人那能把一些巡夜的官兵放在了心上？脚下真好像走平地似的，可就直奔了潛江縣衙而來。

現在先把他兩個人攔在這裏，讓作者回過筆來，再先說說白亮武，那天在漢江的沙陽鎮江邊上，和卞振遠交手，不但由於車飛虎巧自率領手下人等，抄襲了碼頭的後路，救回來他胞兄車飛龍，還用一把無情大火，將卞振遠的漁場碼頭，給燒了個乾乾淨淨，故此由於卞振遠這一邊人一發慌，就叫白亮武那邊無意之中得了勝勢，趁着船上官兵亂箭齊發的情形之下，白亮武帶領着水手和一般人等跳回了官船，接着一聲吩咐拔錨順槽，加緊的搖槳，這幾條官船，才像一字長蛇似的，順着江水一氣的跑回了潛江縣城的西關口外，等這些官船靠了岸，搭上了跳板，讓所有的官兵們一齊下了船隻，跟隨了白亮武的手下一班衆家人等，進。縣城不提。

內中單先說白亮武這次出師得勝，在一般衆家人等之中，格外的透着喜氣，白亮武等回到了他自己家裏，當天晚上可就由車家弟兄兩個，先給師傅當着衆人面前，磕罷了謝謝師傅的頭

，然後便在白亮武家裏，擺起了好幾桌酒宴，算是慶賀這次的功績，凡是當天隨着白亮武去到了那沙陽鎮上的人們，除去了一些官兵之外，全都在場，在北上房裏裏間和白亮武同桌喝酒的，是那翔雲鼠米廣開，和金頭牛孟進，飛雲虎王威等人，至於車家弟兄二人車飛虎車飛龍，也奉了師命，末坐相陪，車飛龍雖然身覺疼痛，可是早已恢復了許多。

等大家喝過了三更以後，全有些醉意，白亮武由於心裏一高興，便將右手裏的酒杯，「吧！」的聲往桌子上一摔，接着將他那兩隻早就昏迷的眼睛，向在坐衆人一瞧，便順嘴說道：「今天俺姓白的，蒙。幾家賢弟拔刀助陣，挑了沙陽鎮上的漁場碼頭，火燒了卞振遠的老兒「窰兒」，救回了徒兒車飛龍，確是一番令人快意的事，不過，這江湖綠林道上的事，「用智還得有力，」像那老兒卞振遠，手底下的一對虎頭雙鉤，當年也曾打遍了漢江上下兩游，凡是那條水面兒上大大小小，二三十個碼頭上的「豎悍兒報萬兒」的有名無名的「舵主」，那一個真敢和卞振遠手裏的那對虎頭雙鉤比划一下？他鎮壓住了一條漢江水面，算來這活到了今天，也有二十多年了，「嘿！」可惜有名無實的卞振遠，前幾天也會在水面兒上，被兩個徒兒車家弟兄給遞上了招，卞某倒落了個借水而逃。」

那白亮武說到了此處，可就接着牙關一咬，由鼻子裏「哼！」了兩聲，一方在他那一雙醉眼裏，格外的透出一陣兇光，惡狠狠的可就又說下去：「戈致業，是一個甚等之輩？俺白某久走大江南北，闖蕩江湖綠林道，也曾結交過內外兩家，會過各幫各派執掌門戶的能手高人，到了今天頭髮也漸漸白起來了，還真沒有在什麼地方，聽誰說過有這「戈致業」三個字，在武林之中，或是以鐵血來換飯吃的綠林江湖道上，若是提起來使軟傢伙的鞭和抓來，講的是：「南抓北鞭，」不過，南七省花家妙手的「三十六路飛虎抓」，好似早已失傳，可是一提起來北六省，以使鞭的在江湖綠林道上闖出來個名姓的，祇有一位，河南鞏縣驚鴻嶺上的「孫家鞭」，算是撐了北派鞭中的門戶，前後也足有三四十年了，可是若按着一個毛孩子的戈致業，說起來，他那手底下的一條鞭，還怕是沒有什麼正門正門戶，最多也不過是些下三門兒的花招罷了，今天在那沙陽鎮上，算是那毛孩子戈致業運氣不錯，沒有和俺白某遇上，等後來一旦若是遇到了俺白某的手下，俺倒要給他一招瞧瞧。」白亮武順嘴說到了此處，又接着叫了一聲：飛龍飛虎。

等他那兩個徒弟車家弟兄二人，在未坐上立刻答應了一聲，緊接着站起了身形，這時白

亮武看了看他兄弟二人，便接着說道：「等將來爲師再教給你二人以雙刀破單鞭的招術，便可以會戰使鞭的。」等白武武向車家弟兄二人說完了話，車家弟兄二人再三致謝之後，才也照舊坐下，陪着衆人喝酒。

#### 第四章 見題詩驚倒車縣令

這時在坐的那位翔雲鼠米廣開，眼珠兒一轉，便向白亮武一抱拳，說道：「大哥，今天我們在沙陽鎮上，雖然找回了面子，不過打人一拳，也當防一人脚，我看那卞某手下的人們，也不是一些好惹的，萬一他們爲爭了一口氣，和圖謀報仇，以消他們碼頭被火燒失之恨，那卞振遠手下的一些朋友，或是弟兄們，萬一有個對我們這潛江縣上，有個明來暗去，可就後悔也遲人，大哥！依小弟之見，還是先要有上一番事先準備爲要。」

等那坐上業已喝酒過量的白亮武，聽罷了翔雲鼠這一些言語之後，便立刻向着翔雲鼠說道：「米家賢弟，你也太將那老兒卞振遠看成好漢，今天在那漢江左岸的沙陽鎮上，你家衆位賢弟們，把那老兒卞振遠手下一些花拳繡腿之輩，給打了個落花流水，早就聞風喪胆了，他



們還那裏有什麼膽量，敢明來暗去，到咱們這潛江縣上送死，關於米家賢弟所說，也不是你家大哥強誇海口，慢說沙陽鎮上的一些手下敗將們，沒有胆子敢真來咱們這潛江縣上找事生非，萬一就是真有上二個五個不開眼的小輩們，不知生死，敢來我們這潛江縣上，我白亮武手底下的厲害，也當叫他們真的知道知道，還怕他們來的容易去的難。」當時下那白亮武，由於酒後一倔強，不聽翔雲鼠的話，在坐衆人遂全也沒話可說，故此他們衆家人等仍然接着喝酒，當時的天色已經交過了三鼓，眼看已近四更，故此一個個全都有些醉意，一方又多你一句，我一句，提氣揚眉的自作誇張。

正在這時，由打外面一陣緊急的脚步聲音，可就跑進來一個白家的伙計來，等那跑進來

的伙計，臨近了白亮武眼前，便腿一點地，嘴裏喊了一聲：「小子向太爺回稟，現在外面已有縣衙裏車縣太爺，特意打發人來，請大爺你老人家，現在就趕快到縣衙裏去一趟，聽說是衙內發生了什麼事情，縣太爺正在衙內等着大爺你過去，也好問問，因是衙內來人，小子不敢不回。」

那酒已過量的白亮武，一聽這話，遂不由的「啊！」了一聲，立刻圓睜二目，向屋子裏

在坐的衆人一看，一方他又接着向眼前的翔雲鼠米廣開，和車家弟兄說道：「現在衙內來人，令我立刻過去，聽說是衙內有了什麼事情，難道說方才米家賢弟所說，那沙陽鎮上的卞振遠老狗，他還真能夠在俺白某眼皮底下露露手段不成？」這時祇見那翔雲鼠米廣開，二番又站起了身形，向白亮武抱拳說道：「大哥！我看事不宜遲，既是縣衙裏有事，特意打發人來請大哥立刻過去，這不用說一定是十之八九，衙內有了意外，現在就請大哥隨同車家兩個姪兒，先趕快過去看看，再爲定奪，至於在坐中的諸位弟兄們，遇上了事，全能替大哥賣命的！」白亮武帶着一身酒意，一站身形，離開了坐位，接着向在坐衆人等，一抱拳說：「衙內有人來找，俺白某去去就來，諸位弟兄在這裏稍候。」衆人一聽，內中就有幾個，暗中明白，知道衙內一定是有了什麼意外的事情，不然的話，縣太爺那能不等至天明？故此衆家人等「乎拉！」一聲，全都起身相送。

等那白亮武出了北上房，越過了一道院落，來至大門以外再看，不由的心中可是一動，因爲看見了有縣衙裏有六七個差班，四個舉着燈籠，兩個牽着馬匹，在恭恭敬敬候等着，白亮武他依眼前情形看來，便也有些知道了縣衙以內，一定是有了什麼特別的意外之事，不然的

話，如果平常的日子，遇事來講，最多就是在夜裏，也不過來上兩三個差人，白亮武看罷了眼前的情形，他那裏還顧得細問，便順手接過了韁繩，一翻身形跳上了馬匹，二番手中一提韁環，便隨同衙內所來的衆家差官人等，直奔了衙內，等白亮武等過了兩道橫街，來到了縣衙門外，兩脚一拋鐙翻身跳下馬來，由身邊過來了兩位差人，順手牽過去馬匹，二番另由兩個人，在前面提着燈籠領路。

等白亮武舉步邁進了大門，再看左右衙內情形，心中暗想：一定是發生了意外，因為衙內所有的內外護衛兵丁，一個個全是手底下橫着傢伙，圓翻二目，倒豎雄眉，不過，一些人們的臉上，全透着有些驚慌不妥的神氣，白亮武既是衙裏車家兩個公子的武教師爺，凡是裏裏外外的親兵護衛中的大小頭目，或是手底下會上三招五式的，也全是拜在了白亮武的門下，掛了名算是徒弟，故此衙門裏的人們，對白亮武沒有不從心裏恭維崇敬的，至於當天夜裏已到了四更天左右，白亮武親自來到了衙內，又全知道是因為出了事情，才由縣太爺打發人去白府上特意請過來的，一些上下人等那裏還能阻攔？

白亮武也是不等差人向裏通報，便舉步直前，越過了兩道屏風門，向裏院再瞧，祇見業

已是滿院燈火齊明，照如白晝，在北上房門外的三層石頭台階兩邊，也是有七八個親兵護衛，各跨腰刀，分成了兩排站立侍候着，衙內兩位紹興師爺，正在北上房的外間裏，來來回回的走着，看樣子也好像正在着急沒辦法，白亮武也是久走大江南北，慣會南七北六各省各碼頭上的名人高手，又是時常和那些水陸兩面兒上的大小門戶派別的人們，以及江湖綠林道上明暗兩面兒的武林之中的人們，常常來往盤桓的人，經多見廣，什麼大小事也沒有他不知道的，故此自從白武亮一進了縣衙之內，目睹耳聞之後，心裏可就早已明白了大半，不過他還沒有和車縣太爺見着面兒，不能有所主張。

等轉眼之間，白亮武來到了北上房的外間階前，一位侍候縣太爺的親隨，可就陪着一位師爺迎接出來，那位師爺的原籍，也是江南紹興府的人氏，隨着車縣太爺多年，曾到過了兩三處縣裏，專替他主人辦理重要文墨，車縣太爺也是倚賴着他爲左右手，這位老師爺按年歲上說來，已經是過了六十快到七十的人了，確是一位經驗多見識廣的老墨客，不論遇上了什麼棘手難辦的事，祇若是這位老師爺不再三搖頭，那事情便算是有了辦法了，故此一些乍入官府，初辦文墨的紹興府來的年青的師爺們，也多是拜在了他的名下，先遞門生帖子，再納

上了孝敬，甘願給他當徒弟，也好日久天長隨着他學些經驗，若是提起來這一位老師爺的姓名來，那更是令人一聞可知的了，因為他是位姓沈的，名字叫「一張」，這「一張」二字，既是他的本名，又好像是他的一個外號兒，念在了一起便是「沈一張」三個字的大名，因為他在行文走墨上，不論對上對下，多麼費手的事，總是一張紙的文墨，便算決定了一件事情，從來就沒有費上兩遍手的事，這一位在文墨手底下極有把握，而又足智多謀的紹興師爺沈一張，是一位怎樣了不起的人物，也就可知了，不過當天夜裏，這位從來遇事不慌，遭難不苟的沈一張，也改變了素日的鎮靜，他是一再搖着頭，嘴裏又連聲喊着說：「唔呀！這還了得！成了什麼體統，怎麼去請白老師傅的人們，全都死掉了不成？」

這位沈一張老師爺，這麼一慌張，鬧的全體衙內的人們，也跟着沒有了主意，後來急得這位沈一張師爺，在屋裏亂轉，等他一聽白。武來到，他便連聲的喊着說：「唔呀！這可好了！這可好了！」一方他又親自走出了屋外，來到了階下迎接白亮武，他見了白亮武之後，第一句便帶着一口紹興府的鄉音，說道：「唔呀！白老師傅！你可來了！請你趕快瞧上一瞧，這是什麼事，是什麼人幹下的？怎麼殺死了兩個差班，一個內宅的丫環，另外這個大胆的賊人

，還敢在牆壁以上留下了詩句，車大老爺，和內宅裏的太太們，也幾乎丟掉了腦袋，真是吓死人了，我沈一張隨着車大老爺，做了好幾任外官，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樣窮兇極惡的賊人，現在全衙上下三班六房的人們，在三更天發生了這個事情以後，前後院子衙內上下，雖然全都看過了，也找不出來什麼蹤影，白老師傅你是久經大敵，和闖遍過江湖綠林道上的人，現在把白老師傅請過來，爲的是讓白老師傅趕快看看是怎麼一回事？也好趕快捉拿行兇的賊人，在這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這潛江縣衙門裏做下這樣大胆的事，成了什麼體統？方才我沈一張，曾也看過了賊人牆上留下的詩句，但不知沙陽鎮是在什麼地方？有沒有名字叫做戈致業的？」這位紹興師爺沈一張，一口氣接着說了一遍之後，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好似連氣帶急，萬分關切。

等白亮武一聽那沈一張師爺，提到了牆壁以上留下的詩句之中，有什麼沙陽鎮和戈致業等等字句，心中可就更加明白，遂暗中想道：我白亮武在這往衙門來的路上，就想到了沙陽鎮上的事，不過，因爲昨天雙方交手對戰的情形，全是背着車大老爺，私下裏由他兩個公子車家弟兄二人擅調官兵，到那沙陽鎮上，和老狗卞振遠在手底下較量的，故此回來也不能回稟

給車大老爺得知，若說在江湖綠林道上，打人一拳，防人一脚，我們既然得到了便宜，可就應當防備人家過來算帳，不過，再也沒有想到在今天夜裏，老狗卞振遠就派下人來，趕緊的就報復了，看起來這也是俺姓白的，一時大意疏神之處，這白亮武暗中想到了此處遂緊皺兩眉，惡狠狠的一瞪雙睛，暗自咬牙切齒，恨不能立刻身長雙翅，趕快飛到沙陽鎮上去，一把抓過來那卞振遠，順手撕成了兩段，方解心中之恨，不過，當時下那白亮武雖然暗中悔恨，可是一肚子話又沒法說出來，祇是立刻向那師爺沈一張，抱拳說道：「真想不到，竟有這樣瞎了雙睛的東西，敢跑到了我姓白的腳下來，竟敢夜入衙門，幹出來這等無法無天的事，不但叫車大老爺上下担了驚，也給沈師爺添了些着急，這也是我白某人平素大意所致，還得求沈師爺格外招待，和在車大老爺面前，替我這無能的人多說好話。」沈師爺本是一心似火，急的左右亂轉，還那裏顧得那樣客氣，遂立刻說道：「白師傅，你趕快進來看看吧，先不用客氣了！」這時白亮武才陪同着沈一張師爺，一前一後的，舉步進了屋內。

白亮武還沒等沈師爺向他詳細的說什麼，一眼便在那迎門的雲白的屏風上，看見了用墨筆寫下了四句言詞，由頭至尾一看，原來上面寫的是：「蚤夜入衙門，殺了當差人，若問爺是

誰？戈某沙陽鎮。」這白亮武本是久走江湖，慣交綠林的人，雖然晚年厭倦了鐵血生活，有意退出雲龍幫，洗手落戶潛江城內，一方專心教給縣衙裏車家二個弟兄，他曾將全套二十四季刀上的功夫，分着教給了車家二個弟兄，在潛江縣週圍就近，也算豎下了聲望，雖然久已洗手江湖，可是和外面各路人等仍多有來往，但是像當前這樣一望而知的下三門兒的手段，那裏會不懂？何況又關涉到沙陽鎮上雙方一場爭打，到了這種地步，反倒把一個久經事故的白亮武，鬧的有苦難言，因為怕是萬一說出來，這次會私下裏，暗率好多口子官兵，去過漢江下游，在那沙陽鎮上，和當地一個「豎桅立舵」的，碼頭上的「舵主」結下了不可解的「樑子」，又怕車大老爺知道了內幕情形怪罪下來，又何況由於一場沙陽鎮上的事，又引起了這衙內的一場血腥慘劇，故此那白亮武一起急，已把方才的酒後醉意完全忘掉，只是在鼻孔之中連聲的「哼！」着，說不出來一個究竟，站在白亮武身旁的一位師爺沈一張，和全體屋子裏的內外衙下各人，所有的盼望也祇是落在這位武教師爺白亮武一個人的身上，全盼望着白師傳到了之後，能立刻想出來一個什麼辦法。

等白亮武跟隨着沈一張師爺，兩個人繞過了屏風，來到了東裏間，祇見車縣太爺帶着一



臉驚慌失色的神氣，坐在一張靠北的一張大硬木椅子上，在身邊一張南木八仙桌子上，好似有一張書箋在車縣太爺的左手底下捺着，這位車縣太爺也沒有穿官衣兒，在身旁站着內房當差的馮六，也是神色不安，這白亮武在那樣事出蚤夜之間，衙內上下全都亂了手足的時候，那裏還能顧全得到什麼叫做見了長上的禮法？何況他又是一位當武教師爺的人，故此白亮武一走進來，祇是一灣腰向車縣太爺請一個安，可是接着向車縣太爺說道：「屬下白亮武真是罪該萬死，叫車老爺在這蚤夜之間，多有受驚，但不知是那路的鼠輩，胆敢夜入縣衙，幹下了這樣目無王法的事，屬下聽到了信息，特意趕來請罪，和聽太爺的吩咐。」

當時那坐上的車縣太爺，因為看見了武教師白亮武業已來到，心裏頭才算感到了太平，可是接着就擺出來了當官兒的譜兒，立刻把臉上顏色一沉，撇着滿嘴的京腔兒，向白亮武說道：「白教師爺，你來的正好，我可是等你好久了，因為今夜在三更多天的時候，也不知道是那裏來的大胆賊人，進了衙內，殺死了兩個差官，和內宅裏的一個丫環，另在外間兒屏風上，還留下了詩句，這還不算，一方在內宅文案桌子上，還留下了一張書箋，你看看這是什麼用意？」這位車縣太爺說到了此處，順手可就把手底下捺着的那張書箋，拿過來交給白

亮武看。

等白亮武雙手接過來一看，祇見那張書面上寫的是：「今夜暫且留下太爺頭，三天以後再來取，我沙陽鎮上的戈致業，要看看白亮武的威風何在。」在白亮武的看罷了那張書箋，還沒說出來什麼的時候，坐上的車縣太。可就接着向白武問道：「白師爺！你過去也是久走江湖，慢交綠林的好漢，對於各路朋來暗去的夜行人，知道的一定不小，你看今天夜間，在咱們這潛江縣衙門裏，幹出來這樣窮兇極惡的事，應當怎樣辦，按着賊人臨行之時，留下書箋和屏風上辭句看來，一定是在沙陽鎮上有名叫做「戈致業」的賊人，來幹下這件事的，按着咱們潛江縣地面兒上說來，城西一條漢江水路，可是連着個沙陽鎮，但不知戈致業他是什麼人，又不知他爲了什麼，才夜入縣衙，刀下行凶，連傷三命，這件事也真令人感到棘手，萬一京裏頭有人知道了，最低也得落個大小的罪名，況且這賊了不但胆大包天，目無國法，就是他的身手也太可怕了，怎麼衙門裏的內外三班六房，對這賊人的出入，會連個影兒也沒看見，我在這長江以南，曾做了好幾縣的父母官，雖然也遇上過多少稀奇的案子，和令人聽見都駭怕的事情，可是就沒有經過像今天夜裏的奇聞怪事，況且這賊人進到了縣衙以內，究竟是

爲什麼來的，真令人難曉難解，白師傅總算在江湖綠林道上，經多見廣的人，你看看這是怎麼一回子事，方才我也曾問過沈師爺，咱們衙門裏的案子，和獄裏押着人犯之中，不但沒有個姓戈的，就是那沙陽鎮上的人也一個沒有，爲什麼賊人進到了衙內，殺了好幾條人命，臨行時節又留下了書箋，和在屏風門上寫下了詩句，按着這書箋上面極淺近的幾句話看來，這胆大包天的賊了，還要在三天以內再來一次，從新再幹一場殺官砍頭的案子，這不是明明白白的和我們潛江縣過不去嗎？」這位車大老爺說到了此處，臉上業已有些見汗，全屋之中除了紹興師爺沈一張，來回的走着，一方還不斷的一個人說着：「這真要造反了，豈有此理。」之外，一個內外三班六房的人們，還那裏敢有一個搭言說話的，也無非是個咱手底下擦着順刀鐵尺，互相觀望着，全等着白教師的吩咐。

就是白亮武他一個人，隨同衙下去接迎的人們，來到了之後，那車家弟兄兩個也知道是衙門裏出了亂子，便立刻由打白家酒席宴前，當着衆人告辭，趕緊的跑回來，一進了衙門口兒，聽說了這場事情的大致經過，和在外院子裏就知道他父親，和多年依賴的沈師爺，全正在着急，他師傅白亮武自從一進到了裏院的北房大堂之後，也沒有說出來個究竟，故此那車

家兩個弟兄，還那裏敢進去，可是他兩個心裏全都暗自明白，知道是沙陽鎮上的人下來，伸手報復了一下，至於屏風門上所寫的「戈致業」三字，不用細說就是前兩天，他弟兄二個在漢江水面上，曾領略過的那個手裏使「十二節梭骨鞭」的漢子，車飛龍一想到了此處，週身上下的傷痕，可就覺着有些作痛，因為在船上和「戈致業」交手，失招被擒之後，被人家綁到了沙陽鎮上，吊在院子裏的柱子上，曾叫人家抽了一頓蟒鞭，打得鮮血直流還不算數，二番又被吊在了後院的屋子裏，故此這次白亮武，私下裏領着伙計，和衆位友好賓朋，帶着許多官兵，到沙陽鎮上和卞振遠交手對打亂鬥，其中最吃了苦子的，就得說是祇有車飛龍一個人了，這一來，別人全沒有什麼，只有車家哥倆個，真是暗氣暗鬱，心裏雖然是明明白白，知道全是怎麼一回事，可是嘴裏連半個字也不敢吐露出來，怕的是萬一向他父親稟明了這場事情的始末原由，不但沒有什麼功勞，還得鬧個天翻地覆，遇巧了，還說不定立刻吩咐人們，對他兩個打幾十六板子，因為那位車大老爺，雖然不是什麼夠上樣兒的賢明父母官，可是從來對他兩個兒子，倒是沒有過於放任不管的地方，父子天性，不論那車飛龍車飛虎，弟兄兩個人偷着在外頭如何的胡爲亂鬧，或是仗着一身本領，欺壓縣境的百姓，可是一回到了衙內，對那位車

大老爺，倒是從心裏頭就有些怕意。

## 第五章 白教師指名索兇犯

現在放下車家兩個弟兄跑回來，如何在那縣衙的外院子裏着急恐懼不提，回過筆來還是先說那位武術教師爺白亮武，在那車縣太爺和師爺沈一張面前的事，當時那白教師咬了咬牙，心中越發的暗中痛恨，那沙陽鎮上的老狗卡振遠，他不該暗中連夜打發下來手下的弟兄戈致業，暗入潛江縣，在縣太爺的内宅子裏，幹下這樣叫他丟臉的事，因為我姓白的，雖然在明面上，是車家兄弟二人的武術教師，可是在暗下裏又負擔着保護車縣太爺，公私雙方安全的責任，今天夜裏叫車縣太爺，當着衆人對我姓白的這一指問，豈不是叫人難堪？這白亮武想到了此處，他可就二番一轉身形，深深的向着坐上的車縣太爺請了一個大安，等他站起來之後，可就接着低聲向車縣太爺說道：「現在事情很明顯的擺在了眼前，也用不着什麼再三去想，當然就是漢江沙陽鎮上，不知因為什麼仇恨，才打發下來一個姓戈的，憑着他高來高去的輕身功夫，深夜之間暗入咱們縣衙，幹下了這件腥血的勾當，按着我們武林之中的規矩，

我們就當馬上趕到他們沙陽鎮上去，攜帶着捉拿要犯的公文，指名捉捕那個戈致業到案打官司，一方也可以問問他究竟是爲了什麼，才幹下了這樣事情？」

車縣太爺一聽白教師所說也倒有情有理，才由鼻子裏先「哼！」了一聲，接着可就說：「那麼也祇有仍求白師傅，帶領着手下伙計們，先到那沙陽鎮辛苦一趟，早些把那個人犯捉了來，也好免去了將來的麻煩，否則也太叫他們恥笑我們潛江縣上沒有能人了。」白亮武這時遂連聲答應着，二番又請了安，一方又給身旁的師爺沈一張也請了安，然後他下退了兩三步，一轉身形，手打門帘，來到了院內，看了看院子裏一片零亂的情形，正由幾個衙下差役們守着。

白亮武因爲自身職責所在，遂越發的疚心，他匆匆離開了衙門，騎着馬匹回到自己家下，連夜準備了手下人等，次日清晨天光將一放曉，白亮武可就領着一般徒弟，和翔雲鼠米廣開，出離了縣城，趕到了江邊，臨行時節再三囑咐車家二弟兄，如何在縣衙以內加意防守意外，然後白亮武乘着一隻大官船，逆水而上，天色未午，可就到了沙陽鎮的江邊，在很遠的地方可就先瞧見了在那江邊左近，放着七八隻漁船，鎮上的伙計們有的正在操弄漁網船隻，等自

亮武他們衆家人等，把所乘來的那條大官船，慢慢的接近了江邊，船上由白亮武率先各抖身形，「蹭！蹭！蹭！」跟着縱到了江邊兒上，然後才由一個伙計，高喊一聲，對那些船戶們喝道：「爾等聽真，我們潛江縣上的教師爺白亮武，特率手下弟兄們奉了車縣太爺之命，來到你們這沙陽鎮上要會一會戈致業，你們趕快回去報與姓戈的知曉，叫他立刻出頭領罪，否則的話，等我們白師傅一怕，殺進鎮去，那可就全晚了！」

當時經那衙下所來的差官們，這麼一喊，那沙陽鎮上的船戶們，可就一個個忙著跑回了鎮內，等工夫不大，祇見由打那沙陽鎮遠處，走過來了一羣人等，一個個全都攜帶着刀槍傢伙，大約也有四五十口子以上，等來人身臨就近，白亮武舉目再瞧，爲首的可就是卞振遠，白亮武因前天會戰過一次，遂心中知道那卞某正是沙陽鎮上漁場之中的「大舵主」，手裏仍然是橫着他那對虎頭雙鉤，倒也真有幾分殺氣威風，在卞振遠身後的那幾個人，可就是前文書中曾經一次表過的，那四路前來拔刀助陣的各家「舵主」，至於頭一天晚上潛入潛江縣衙的那兩個賊人，當然也混在來人羣內，私下裏瞧望着他們「大舵主」卞某，怎樣把潛江縣上的來人們打發回去？和戈致業手裏那條「十二節梭骨鞭」在交手的當口，究竟有什麼了不起

的本事？

等白亮武搶行了幾步，單自一人來到了來人們的眼前，雙方止住了腳步，先由白亮武向鎮上來人們喊道：「在下白亮武，出生入死，久據江湖綠林多年，也曾橫交江湖，順走綠林，對朋友的事見義勇爲，拿着鐵血正義，清算恩仇，但不知你們這沙陽鎮上的戈致業，爲什麼在明下裏交手不過，又暗中私自進了潛江縣衙，留字行兇，砍傷數命，像戈某這樣的苟且行爲，也太叫江湖人們恥笑，若是說對我姓白的有什麼過不去，那又何妨明來明講？祇若有本事，互相在手底下見識一下子，也叫我自某心服口服，今天我自某既然領着手下弟兄們，奉了車縣太爺的嚴命，來到了此處，就不能輕自的回去，沒別的，請你們那位姓戈的走出來，叫我認識一下，一方也可以略略領教他手底下究竟有什麼本領，竟敢如此欺人？」白亮武說完了這話之後，丁字步兒一站，兩手一橫他那口大砍刀，厲眉橫目的瞧着那些來人。

他這一來，可把一個戈致業給悶住了，因爲當時那戈致業，他雖然也跟着衆人一同來到了江邊，但是他對這白亮武所說的話，是一不字知，祇是心中納悶，暗自想道：真奇怪了！爲什麼今天潛江縣上的來人，單單指出我戈某的姓名來？這也是戈致業暗中受害仍然不知的



地方。

現在不提戈致業在人羣之中，怎樣胡思亂想，和納悶不懂，還是先提鎮上的「大舵主」卞振遠他一看心中正在切齒恨怨的人白亮武，今天帶着人們又找到了頭上來，真是怒火三千丈，恨不得立刻跳過去一把拉過來這仇人，撕成人兩段，方解心中之憤恨，不過，當時卞振遠也是有些畏懼，知道白亮武不是好惹的，何況自己前天在江面上，又敗在了人家徒弟車家弟兄的手下？

正在那一遲疑之間，這時可就有戈致業由打人羣之中，走到了前面，先向自家鎮上的「大舵主」卞振遠抱了抱拳，說道：「今天潛江縣上的白某，仗着官家勢力，又來故找麻煩，指名道姓的叫俺戈某出頭，故此我也要過去問個明白，究竟全是因爲了什麼事？他們才這樣氣勢欺人，來到了咱們這座沙陽鎮上來？」卞振遠一看戈致業果然過來，不覺心中暗自高興，因爲在卞振遠的心目之中，全鎮以上目下也祇有一個戈致業，是有真功實藝的，他手裏那條鞭，是厲害難擋，倒足可以把來人們打發回去，故此卞振遠進也說道：「賢弟也要多加小心爲是。」戈致業忙忙答應，又道：「這還有那些事，我姓戈的也要過去問個明白，方才聽那潛

江縣的來人白亮武他口中所說，好像除去了前天江面以上，對那車家二弟兄事以後，和他們火燒的咱們漁場碼頭之外，尚另有別故，否則爲什麼他等一再口口聲聲指教叫我姓戈的出頭？不過我嚴遵恩師門派家風，也不能過去就講動手交戰，非把誰當場挑了不行，故此先請「大舵主」在此地望看一下！」

戈致業說到了此處，他才一縱身形，跳到了潛江縣上來人之中的白亮武眼前，先一抱拳說道：「在下正是戈致業，新近才來到了這漢江沙陽鎮上，在我們「大舵主」卞振遠手下，當着一名伙計，但不知何以今天勞動了白家師爺，如此注意，特來動問？」當時白亮武一看仇家戈致業真的應聲過來，便越發的紅了眼，遂厲聲喝道：「你這身在江湖，而不守信義的小輩，咱們前天在江邊雙方動手，本是個憑本事，誰傷了誰絕沒瞞怨，但你千該，萬不該，你不該當天夜裏暗入潛江縣衙，手下給你連連殺死了數條人命，罪留字示威，你心目之中，也太看不起我姓白的了，爲什麼你不明來明去，或是正式在手底下較量一下，而作出來這下三門的苟且行爲？」

戈致業一聽這些糊塗賬，心中連半點也不知曉，當時也祇有沙陽鎮上的卞振遠，和紀順

加上沙正起那三個人心中明白，可是除去了卞振遠以外，紀順沙正起二人全是抱定了要看看戈致業手底下究竟有什麼本事的心，故此也就遠遠的瞧着，一聲也不搭言，當時可就是一個戈致業給難的不知如何回答。

可是白亮武本是先在潛江縣上，車縣太爺面前討下了命令，一方又想在許多的徒弟眼前，露上一招兩式的叫他們看看，故此他當時不容分說，可就一擺他那手中的大砍刀，使之一個「聖手撥雲」的姿式，腳下一墊步，身形往前一欺，腕子一作力，左手在前，一領戈致業的眼神，右手刀可就跟着砍下來，戈致業當時一退步，回來了也足有七八尺遠，急用右手往腰中一摸，打算抖出來他那條「十二節梭骨鋼鞭」對這種不辨是非，不查黑白，而祇知心疼自己徒弟的人，給一個教訓。

## 第六章 老英雄調解結全書

正在這種千鈞一髮的剎那之時，江縣上的衆人，和沙陽鎮上的卞振遠手下人等，雙方一共百十幾口子人，不約而同的全都一齊揚起了頭，「啊！」了一聲，內中雙方人等，並有的

急忙往後退回了幾步的，原來在那明亮武和戈致業二人，正在要交上了手的時候，就在那三丈多遠的東北一帶，發出來了一陣「唳喳！唳喳！」之聲，接着雙方；等全都瞧見了，好似有一個人，真似燕子掠水一般的快，襯着一閃閃的白光，在七八棵兩三丈見高的大槐樹上，左右一過之間，那七八棵槐樹頭梢，全好像受了一種極有力的刀劍，在那一剎那之間，紛紛被砍落在地上，這種新奇而又出人意外可怕的事情，可就將雙方在那江邊上叫陣開打的人等，全都咋的目呆口癡，一個個連忙退步作式準備保護自己，怕的是萬一真有僅僅聽過而未看見過的，什麼武功極爲高尚的劍俠在此過，境，萬一再是敵人方面的拔刀助陣的人，那可就更不好處置了！

就在這時候，可就有一個八九十歲的老者，光着頭，身上穿着灰色粗布短短的褲褂，腰上繫着一條黑布帶子，一尺多高白色水襪，可是最不配合的，這位老者腳上穿着一雙草鞋，一頭白髮銀鬚，紅紅的臉膛，真夠上一個老英雄的樣子，由這老英雄兩支眼睛上看來，凡是稍有武功常識的人，也可以知道這老頭絕對是身懷絕技的人，等那個由此槐樹頭上縱過來的這個老頭，兩腳一落地，可就聽見「哈哈！」一陣笑聲，接着就聽那老者好像洪鐘一般的說道：「徒兒戈致業，你還敢動手？」

當時那戈致業可就放下了白亮武，身形一退，「撲咚！」一聲，可就跪在了地上。「咚咚！」的磕着頭，口裏連聲叫着恩師，又說道：「弟子罪該萬死，不當輕易和別人交手，不過，在這不得已情形之下，千請恩師息怒莫怪！」

這時那個老頭才又仰天笑道：「徒兒戈致業，你先起來，這次你由打師門回歸故里，以後所遭所遇，爲師早就暗中知曉，自從你下山之後，爲師是天天暗中偵看你的所行所爲，前天江上鞭掃車家二弟兄之事，就是你初入江湖，知稀見少之過，因爲你祇知憑着手底下一條鞭給你們「大舵主」解了危急，可就忘記了才高招忌，惹下了別人的暗中不滿，今天事已至此，我再也沒法袖手不管，因爲萬一你和白教師一動起手來，就得越發的結下了兩家的怨冤！」這老頭說到了此處，才二番一回轉身形，向那白武武略一抱拳，說道：「白教師！今天待我河南荆紫關，雙峯峪上，由江湖洗手多年的金風雷鳴叟，來代替無知的徒兒戈致業，特向向教師你說明了這次潛江縣衙，深夜之間鬧下的那場刀傷數條人命的事吧！我這徒兒戈致業，他是初上江湖，乍入武林，絕不敢違背老朽之門訓，幹出來夜入官衙的苟且行爲，那本是忌恨他那條「十二節梭骨鞭」上招術的人，紀順沙正起二人所爲，他二；現在也正在下」

大舵主」的羣人之內，爲了拿着徒兒戈致業的姓名，夜入縣衙惹下丁禍患，等縣衙之內派下了人來，捉拿戈致業之時，他二人好暗中看看戈致業，究竟手下本領有多高多深，像這種不道德少信義的下等行爲，可謂武林之中的敗類，老朽現在已把已往經過，向白師傅表白明白了，但不知白師傅，你還忌恨我那徒兒戈致業否？」

當時白亮武一聽，來的這位老者，正是金風雷鳴叟，遂嚇了個一身冷汗，在他倒吸了一口涼氣之間，暗中心道：「這老頭子可真不好惹，慢說我一個姓白的，就是在這南七北六的畿，省之內，現在也怕找不出來一個能和這老頭子對手過招的人？」白亮武想到了此處，才把手裏的傢伙一拋，連忙走過來對那老頭子深深抱拳道罪，接着就說：「在下白某，不知個中底細，受了愚弄，以致對人發生了誤會，幾至交手失和，若非老前輩至此指教，我自某就是得罪了天下武林之中的朋友，還不知道是因爲了什麼？不過，這次我們潛江縣衙之內，所發生的殺人案子，我既是縣衙以內的教師，便是上支下派，殺人的兇犯，如果真是老前輩方才所說的那樣，這紀順和沙正起二位，就應該走出來，嚴守國法，妥遵王命，跟我姓白的羣一趨潛江縣，這也叫我看着夠朋友！」這白亮武說罷了此話之後，可就眼看着卞振遠那方羣

；之中，有什麼動靜？

就在這時，方才說過的那兩位拔刀助陣，夜入縣衙的「舵主」——紀順和沙正起，可就一前一後，「蹭蹭！」兩聲，縱將過來，因為他二人當時一看，江邊的槐樹林頭，縱過來的這個老頭子，手底下也太厲害了，怎麼好好的樹頭，就好像迎刃而落似的一齊紛紛而落，這種武功之中的絕技，真是未聞未見，這老頭子嘴裏雖是說着好話，可是預先便表示出來了他手底下的驚人本領，一定是爲了怕萬一卽一方面有不遵從他的話的，才在身形未露之先，便表示了自己的厲害！現在一聽這難子，又是戈致業的恩師，江湖道上老輩之中，全都懼怕他二分的金風雷鳴叟，這可太不好應付了，我紀順沙正起二人，怎麼一時心粗意大，惹下了這麼一場大禍，看情形，我二人是逃不了這場打官司的災難！故此紀順和沙正起他二人才由打沙陽鎮上人羣之中，一前一後的跳過來。

到了場子中間，先向那金風雷鳴叟先輩老俠客深深抱拳說道：「南京沈萬山，北京大柳樹——人的名，樹的影，你老人家過去在這大江南北，內外兩家武林之中，沒有不知道的，後進小輩紀順沙正起當初跟着我家恩師學藝之時，可就屢次聽我們師傅師伯提說過，老英雄

老俠客的威名大號，今天爲了我弟兄一時錯念，幹下了「借名留恨」的事情，惹起了潛江縣上的白家教師。親自率領手下弟兄們，趕到這了沙陽鎮上，指名戈致業賢弟，非要拿辦不可，現○既有你老人家出頭露面，想排解這件事情，我弟兄二人倒是心平氣和，甘心情願，出頭領罪，馬上就可跟着白家教師到潛江縣上去打人命官司，以示咱們江湖綠林之中崇敬老英雄，捨命就義的行爲，不過，前天在江面上的事，接着沙陽鎮上多年的漁場碼頭，也被白手下；等，暗中放了一把無情大火，燒了個片瓦無存，就是我們弟兄二人甘心情願去打這場官司，可是卡振遠的漁場碼頭，從此就是白白罷了不成？老前輩既是出手排解是青，我二；作錯的事，仍由我二人親去領罪，而前天暗中點火燒房的人，不知老前輩還有一個辦法沒有？」這兩個暗入縣衙，刀下連連殺了好多口子人命的禍事頭，紀順和沙正起如此這的說了一遍之後，二番從新又向老英雄金風雷鳴叟，深深抱拳聽命。

當時白亮武在場，由於目睹耳聞，遂沒等老英雄回答，便搶先向紀順沙正起說道：「紀家沙家二位賢弟！真是令人敬佩，果然真是江湖好漢，咱們是「不打不交」，你哥倆既是想着尊敬老輩英雄的情面，不來陷害戈致業賢弟，甘願自作自受，到城裏打官司，那我姓白的



也不能瞧着不管，我也定盡其全力，搭救你弟兄倆人，格外減輕罪名罷了，至於沙陽鎮漁場碼頭，被我徒兒放了一把火的事，我姓白的倒要負責，從新照樣兒早早的給修好，以示交友的熱心和肝胆相照，咱們經過了這次的糾紛，反倒要互相從此多親多近，請二位放心，今天暫先跟我白某走一趟潛江縣，食宿兩事，自有我白某負責安排！」

當時老英雄金風雷鳴叟一聽，也不住「哈哈！」大笑說道：「好！好！好！一個交情換義氣，兩家息爭罷戰，從此我也要領回玩徒，轉歸故里的荆紫關，教徒以慰晚年，不問世事了。」戈致業這時他才如夢方醒，知道是紀家沙家兩路「舵主」借用了自己姓名，在縣衙裏惹下了殺人大禍，若不是恩師趕到，還怕留下大的亂子，故此反倒心中生出來一種後怕。

書要簡單，等紀順沙正起二人跟隨白教師爺到潛江縣，戈致業隨着師傅拜別了卞振遠回到了河南荆紫關，當時祇剩下了沙陽鎮上的「大舵主」卞振遠，兩下裏直了看，也不住的引起了一場傷感，方又想起了前天江面上交手失敗的經過，不覺退念更深，知道以鐵血在江湖上出生入死，早晚難留善果，故此也不由的洒下兩點英雄的熱淚，一方瞧了瞧滾滾東流的江中波浪，看了看左右的伙計，黯然傷神，遂下了一道命令，叫他們仍然回到了鎮內去了。

可是，轉眼之間，年華似水，又四五年後，等那戈致業二次拜別恩師，再次來到了那漢江而右的沙陽鎮的時候，景物全非，雖然憑空添了一座較大的漁場碼頭，全是磨磚對縫，工程浩大，然而一打聽，才知道卞振遠業已故去了三載有餘，當時執掌碼頭的「大舵主」，是一位卞振遠當初在臨終的時候，親自交給了一個二十多年的心腹伙計，名子叫「江中月影」馬在天的，戈致業雖也曾逗留了兩天，不過眼中看到處處全非當年，遂也支身離了沙陽鎮，隨着江水而下，步步東遊去了。這真是：「江天常在，英雄不留。」祇有那涼秋冷霧，襯着一曲灣灣漢水，倒是和我們今人仍可相見罷了！

